



崇禎十八年
弘光元年

八十一本終
共八十三本

國權

弘光皇帝御諱由松

弘光皇帝御諱由松

先是初福恭王常洵神宗顯皇帝之次子也

幾立之後封國河南王妃鄒氏無子妾潘氏萬曆丁未十月癸未生

由松戊午七月甲辰封德昌王

二月季自成陷河南福恭王遇害世子出奔

恭王來寵賜甲於諸藩故奇技淫巧多輻輳習於奢湏不好學居喪

多失行禮部署部事右侍郎王錫衮難其封會寇警播遷無寧日積

儲俱竭元妃黃氏繼妃李氏俱無子後妃童氏遭亂不及從避居懷

鹽官談遷孺未著

慶宮嬪散落

黃內嬪此本內無不刻此童內戲下及於越武刺

甲申崇禎十七年

高宗皇帝御覽其持會以警其無單日許

正月庚寅朔

聞警迫發懷慶

二月癸卯朔

蘇恭王出書

三月己丑朔

薄淮安素續賦路王以濟

四月戊午朔

先帝凶問至南京兵部尚書使可法江部尚書程

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右侍郎呂大器詹事姜曰廣太常

寺卿何應瑞吏科給事中李沾御史王孫蕃陳良弼朱國昌朱壽圖

各至戶部尚書高弘圖邸中議監國首 福王次常 潞王而倫以

洛陽為正可法嘗開府淮上雅聞其在藩事意斬之不敢言猶疑北

變風影踟躕未即決

已卯使可法以三千騎渡江勤王駐浦口

壬午北信報確史可法約南京諸大臣出議不果時先脩武英殿

甲申南京文武諸臣告迎立於奉先殿詹事姜曰廣撰祝文戶部尚

書高弘圖手書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方散兵部尚書史可

法手札遺諸臣曰維陽衛輝並南下備兩迎拈鬪 孝陵之前諸大

臣謂已告廟何觀望嗚呼督馬士英亦以迎位事東致可法報書有

維陽不忠不孝等語其意頗在潞王未露以福王非天子器也而

鈞奇驚切名者群起馮士英及左都督劉澤清前巡撫貴州右僉都

御史田仰故禮部右侍郎錢謙益守制武定道僉事雷演祚前鬱林

知州劉履丁等各意偏路王有秘畫而路王先渡江馮士英以鳳陽
之甲值福王淮安遂迎奉之徵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等聯舟
南下劉澤清亦改計以從史可法聞之即啟列南京文武諸臣名迎
於邵伯鎮士英亦東京諸臣明和南京守備太監韓贊調出迎
又明日魏國公徐弘基御史陳良弼朱國昌壯士英威稱兵十萬臨
江以脅留都諸臣也
丙戌福王至燕子磯文武諸臣出迎中軍都督府僉書少保安遠
侯柳祚昌左軍都督府東寧伯焦夢熊僉書都督同知張天祿右軍
都督府少傅誠意伯提督操江劉孔昭僉書都督同知劉肇基前軍
成安伯郭祚永僉書都督同知徐大受後軍都督府太子太傅南和

佐方一阮僉書都督僉事馮可宗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
等

丁亥福王次龍江閩舟隘諸臣登謁勳貴先之次尚書史可法高
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餘卿寺科道部司將領俱望拜舟次可
法等四人跪拜王亦拜手挾可法弘圖起之泣曰家耻未雪國仇
未報可法等啟請監國不拜曰宗室未賢未敢辱及又堅請曰天下
不可一日無主臣等不得命終不敢起王暫允之時侍衛簡斥角

巾葛衣衾枕俱撤內監數人襲布履革有困頓之色
五月戊子朔晨登三山門環城而東展謁孝陵祭享殿素服角帶望
東陵問知為懿文太子也還朝陽門入東華左門謁奉先殿訖

出西華門次外守備公署諸大臣將朝以東王謙讓先語初侍曰
今日之禮與中舟異宜坐受及入拜王答揖之問諸先生今何事
為亟及河法曰防江為急王然之始江南間變各懷危懼至是士
民忻一有固志
禮部儀制主事吳本泰州監國儀注竟如登極禮
平賊將軍寧南伯左良玉治兵攻張獻忠發漢江
平西伯吳三桂追賊至撫寧縣又大破之
北京故道御史曹溶自巡視西城傳臣民為先帝發喪設位
都城隍廟偽兵政府右侍郎梁兆陽偽科諫議大夫孫承澤偽弘
文館編脩高爾儼等亦預為偽直指使張懋爵柳寅東韓文銓朱朗

辨各自為巡城御史受民詞核奸宄甚力午後傳吳三桂上建母
入城僅頭自護東宮至都人幸甚然李自成西奔夜弑太子及
永定二王矣或云吳三桂請送太子入京建不許三桂夜送
太子於太監高起潛所又云潛逸於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
已丑諸臣謁行宮約各致慰太子太師魏國公徐弘基請早正大位
收拾人心次言靈璧侯湯國祚遠言戶部措餉不時太監韓贊周及
兵部右侍郎呂大器此起之
王曰文武宜和秉群臣以次對贊周
亦有所奏俱出上幾請監國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曰今宜即真
何事監國諸人唯慎言曰昔土木之難英宗北狩而景帝登
極不以為嫌非為景帝也正為英宗也今之日復何待乎時亦

相史可法請高之乃退或謂韓贊周曰公當舉一人贊周徐曰我若
舉一人將此人後何以作相衆服其言可法密謂慎言曰公請正位
倘高傑擁兵挾東宮以來奈何慎言曰大位既定即東宮至安
能私之蓋馬士英盛兵江上威脅南都可法慮變故稍遲之也遂先
鑄監國之寶又推張慎言吏部尚書然後枚卜又議赦書可法曰天
下平壞歲賦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
未可除也議逆梟以先帝聖斷毋改問創尊之人皇也
吳三桂追賊至保定賊還兵而闕三桂奮擊破之
北京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錦衣衛左都督駱養性約諸臣哭臨
先帝於午門養性隨備法駕迎東宮

庚寅福王監國冕服登丹陛告天地宗廟群臣請補朝而不賀魏
國公徐洪基上監國之寶

太祖成祖及二后御容舊供武英殿命移奉先殿魏國公徐弘基

遠侯柳祚昌南和伯方一元祭告戶部尚書高弘圖詹事漢伯廣奉

三祖御容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奉二后御容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南京吏部尚書初兵部尚書史可

法言臣職典兵兼攝銓篆植兵馬控總之候而問以才用舍之宜其

職難兼其暇不故必舉各官之清正有望者早進統鈞而後真才

得効於國家臣業克隆於堂構謹繪舉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張慎言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上竟用慎言時慎

言力不願改曰必我典銓也者無論失我將并失總憲耳後竟如其
言南銓曠及司官立文選主事倪嘉慶驗封郎中蕭士璋祿使即人
不諳朝撫慎言手創規先事救少前王本堂亦早並而歸西郊其下
總兵劉澤靖高傑各奏紳次義早發喪哭臨且約史可法過江共議
欲卸柄於馬士英也
吳三桂追賊至定州北十里清水鋪偽都尉谷英麾兵還戰賊饑疲
不戰自亂英連斬卻者數人終不能止三桂奮擊大破之斬英俘次
帥三人殺數千奪婦女二千左先馳還救之清賊陳勝奮長刃斷
馬足先墜馬跳免盡棄輜重獲金銀七百餘萬械畜亡筭胡騎繼
之追奔十五里屯定州一人斬偽州牧董牧迎三桂三桂以谷英頭

祭父襄舉輜重犒士收散賊萬餘人
清攝政王湯鵠泰入北京時鹵簿出朝陽門臣民望塵伏道左止輦
升輿則胡服預身臣民相顧失色閩寧兵已先驅入都門城上俱立
白旂攝政王乘鑿輿萬騎夾之入居武英殿稱制故戶部右侍郎王
鰲永欲入謁見上不俱坐地乃潛出都人各去其素幘景色慘黯
楊士聰曰嗚呼吳三桂西不能制寇東不能抗敵姑靜俟為以待
寇相遇徐觀鷓鴣之持亦未為大患也乃陳身歸人予以復仇
之名使得藉如闖入一戰再戰寇雖西遁而京師為外有矣且
東宮二王禍不旋踵吳襄被僇殃及全家揆之忠孝有何端焉坊
刻不察而沾三桂之功吾不知其有何功也使三桂而可言功

則盤踞二東忽為南牧渡河涉江金陵不守亦可謂三桂之興
談遷曰甲申之變倉卒不及料中外震懼吳氏不勝其忿瞑目語
難捐身家以從之溫嶠陶侃之討蕪峻子儀光弼之仇安史其義
激不過如此第榆關永平累捷之後宜密遣間使潛入京師狡寇
初遁明示曲折俾臣民曉然知闕寧復仇之舉建此搗虛之勢或
長安豪傑三鼓衆城守馳約請和割榆關以外棄之歲輸幣十萬
金百萬事雖不濟而此心可盟天知他日可對先帝於地下且
兩軍合勢獨無戒言於先子或建兵銳彼不能降心以相從則
厚賂其愛將亦表餌之術也吳三桂兵至榆河清檄其西征以
遠之若先入京師則清將不復納矣機會之乘間不容髮吳氏

既不能以身以應又不能先事以防天未厭禍蒙羞左袒虛五
日之期成九州之痛寡助之至未可獨責三桂而揆以春秋責備
之義三桂又安所辭乎

辛卯監國哀諭曰嗚呼余小子涼德未堪國家多難如何昊天降
此鞠凶嗚呼慟哉維先帝以天縱神資丕承祖宗鴻緒適逢國
步多艱民生日蹙而勤學力政固有休暇以堯舜之深仁挽叔季於
唐虞念茲在茲無時或怠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帝之憔悴者
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忍以不忠報以仁養民而民忍以不義報
倫彼數報施反常自有斯民來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剛見妖氛
熾憫我赤子辱我宗籙毀傷我陵殿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

食乃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遂欲餉初增而又減將此敗而仍
收官極餉極酷而仍用無非欲化頑為良撥亂為治嗚呼痛哉何皇
天不弔遂至有今年三月十九日之事爰及國母掩照相從徽音頓
香遺烈如生信乾坤之令德肆節義以雙成然而慘變殊常貽毒千
古孤雖眇質片氣猶存斯膺監國益切除凶謹告哀於臣民庶憐予
而多助知爾同心悽感何極喪禮依舊制以周易明二十七期釋服
母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頒地方攸繫不許擅
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
士並免進香諭告天下咸使聞知又赦諭曰我國家外二祖開天
宣鴻烈列宗續緒累積深仁歷今三百年來民自高曾以逮孫子

世享太平代受亨育其在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
有七載力圖剿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致龍
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慟哉賊因而屠僇百官殺掠我百
姓滔天之惡蓋載不容神人共憤孤避難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
之墟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量力徘徊未堪終
夜拊膺悲涕永歎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
及虛因序謬難違章勸進固辭未獲勉狗輿情於際禎十七年五月
三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覲臣民於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汛掃妖氛
廓清大難上慰在天天下對四海忠孝之道庶幾無虧期遠深愆敢不
僂力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仇是助猶賴爾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

大赦天下所有應行事宜開列於後
之條凡為臣子誰無忠義之心
勗哉匪余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李自成至真定耻於累敗賊黨漸携
請兵翼張以進殺大將三人斬萬餘
大清攝政王盡屯騎兵城外留千騎
屯請騎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戶部
郎金之俊等入投職名命復原官
不出檄各同官仍任惟炳及錦衣衛
王不出內院大學士范文程笑謂惟
即金之俊等入投職名命復原官
不出檄各同官仍任惟炳及錦衣衛
王不出內院大學士范文程笑謂惟

也何勸進為攝政王今日設我先
三日議議選小日官民制髮十五
成稱典禮浩繁不厭獨任文程於
左侍郎竟用明睿琪不用尚書以
汪辰監國陶夙明門入內朝攝居
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
學士道文淵閣總督鳳陽軍務兵
兵部尚書黃棟閣大學士仍總督
尚書時瞻等姜曰廣推閣員令旨
補顏渾使部文選郎中梁羽明考
也何勸進為攝政王今日設我先
三日議議選小日官民制髮十五
成稱典禮浩繁不厭獨任文程於
左侍郎竟用明睿琪不用尚書以
汪辰監國陶夙明門入內朝攝居
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
學士道文淵閣總督鳳陽軍務兵
兵部尚書黃棟閣大學士仍總督
尚書時瞻等姜曰廣推閣員令旨
補顏渾使部文選郎中梁羽明考

魏國公徐承基言五事因既心擇首輔選名將議戰守嚴賞罰報可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奏吏部目前切要一附近原任同官如梁羽
明顏渾等易跡汪銜令刻期赴任一令選同於京堂科道庶僚發訪
單各舉所知一南京部寺各衙門屢經裁減今且復舊一行文撫按
開報庶僚及外官賢否資俸履歷等項一撫按速將地方人才不論
請成註誤開任但無大過尚堪任使俱開報一考選行取科道撫按
以俸滿卓異在四年四月止者奏聞給文赴部一急選大選官如科
甲貢監吏員及丁復起復等項臣部無底案查攷待旨後臣出標
科甲貢監等見在京及附近郡縣許報名聽考如道梗無本處文憑
取京官保結一官制舊章為主如保舉改授換授布衣等項見職論

賢否黜陟其後俱停止不可濫竽從之

南諒兵部尚書史可法言今日盡江脩備恢復承天襄陽不可一日
緩也詠天總兵外部推張應元未奉旨副總兵惠登相與毛顯文攻
不德要令仍以應元開鎮承天登相開鎮襄陽果收復兩郡即昇世
守從之命張應元為都督倉庫總兵官鎮守承天登相領兵
罷河南道御史陳調素上同冊奏請大行皇帝許同副總兵
成大用狂調上同其輝餉已勅總督兩廣及廣西撫按預辦乾
新勅遂罷其兵備不數日而歸
命兵部職方主事萬元吉噴萬金犒高傑劉澤清諸鎮
京畿道御史郝彪往工言人心積玩則必貴積累則必變故當以仁

厚版群情以嚴肅定衆志典制益當遵守而多事而逐紛爭之端
名器益當慎重而乏才而啟濫倖之竇人才不可不受惜而自媒
之徑不可開官爵不可不優崇而躡進之階必不可有民力固宜寬
也必俟經制定而後蠲減不致為虛文兵氣固宜振也以須紀律申
而後醜續足以資騰飽恩賞固宜普也必當為可繼之地勿以生無
厭之覬覦開釋固宜速也必當核可原之條勿以紊固貸之刑章夫
如是庶紀綱明法度飭在我以輕徭薄賦取民心以舉賢錄才收士
心以信賞必罰收將帥之心言守則必固言戰則必勝矣
大清攝政王諭南朝官民人等曰曩者我國與爾明朝和好永享太平
屢致書不答以至四次深入期爾朝悔悟耳詎意堅執不從今被流

寇所滅事屬已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軍民者非一
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
賊不滅誓不收轍所過州縣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者即予爵祿世
守富貴如抗違不遵大兵一到盡行屠戮有志之志幹切立業之秋
如有失信將何以復天下乎攝政王問翰林院編修高爾儼以連金
元爾儼因進三史攝政王欲脩崇禎史爾儼曰纂脩遺稿燬盡且史
事甚重詹翰六體因傳詹事何端徵高珩李呈祥等相是百官遞投
職名時翰林止爾儼左右中允楊昌祚林增志並重創不出內
院大學士范文程處分國事同官某某終日無一言文程先世樂平
人瀋陽籍大父懿嘉靖丁丑進士官兵部尚書故尚書倪元璐舍

人殺牒文程求扶喪南還文程遣騎持令箭送至張灣於是殉難
諸君之喪多次第南歸因事同官其其日一書又其其其
燔自滅益合兵攻吳三桂三桂給請漢兵拒之自晨及晡兵數令殺
傷相備東風大作黄沙蔽天賊殊死鬪三桂益奮賊漸卻閩兵射自
成中之墜馬走還營創甚卧民舍居人怨之皆自焚空廬火燭天賊
夜移營終夕數驚不能止援營西走度做關入山西三桂逐之及關
而止遂傳自成死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姜曰廣前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王鐸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同推前禮部
右侍郎陳子壯少詹事黃道周右庶子徐汧而監國故與鐸有舊

南京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右侍郎練國事為南京戶部右侍
郎總督糧儲賀世壽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南京
工部右侍郎應天府尹劉士楨為南京通政同使
總兵高傑兵欲入揚州士民不納遂恣攻掠城外廬舍俱空江南北
大震職方郎中萬元吉言揚州臨淮亦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
律民近更乖張一城之內民以兵為寇兵以民為敵環攻弗釋臣等
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
巡撫薊鎮右僉都御史何謙走德州濟王朱帥欽陷之不從竟南遁
兵部右侍郎張鳳翔走東昌亦倡士民起兵河北山東郡縣各殺偽
官起義監紀兵部職方司主事凌嗣倡義於臨清

北涼官民哭臨時先帝設位帝在廟三月舖時請搜遺衣二襲馳
焚殿前村時飛鳳降天東昌郡十月庚午北山東臨淄各封
彭孫貽曰寇之起於崇禎三四年也不過饑寒嘯聚耳此五六七
年縱突千里出沒無方所謂淫寇也十二三年後則非復草賊行
徑矣又十四五年後非復竊據形勢矣夫其作難之始誅撫固易
大耳寇起自隴右而山東登州兵亦叛夫隴右亂民也迫於饑寒宜
撫也登州叛兵也負我豢養宜誅也甚且吳執御論之詳之當事
者黨比謂亂兵宜撫而撫亦無成策亂民宜剿而剿亦無成策彼
時仗鉞指麾者猶中智以上非無說敵戰勝之威也戰勝之下殺
膠而已殺膠可盡乎哥得萬級皆吾民也驅除而已驅除安歸乎

東奔西逃皆吾地也乃當塗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使志士
擗肘未有成功以劫代教以括代頗始之以粗鄙之熊文燦繼之
以用固之楊嗣昌於是中原陸沉矣元惡既懲廷狼顧陳睿謨
龍鍾也以控辰常宋一鶴鬼錄也以填全楚節制無術將不知兵
兵不能戰非唯是也兵之厲民更甚於賊楚事大裂民怨於下天
怒於上饑疫頻仍同類相食人死如亂麻一人側席亦既感言於
民然所期非厲民而所施者皆歛怨於民之事大奸雄起而乘之
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凌晉跨蜀則民心使然也夫歛重而民窮
民窮而盜起自古皆然豈待智者而後知哉今國勢雖日蹙江浙
閩粵吳楚荆黔尚有天下過半也三百年之澤民心猶未盡忘漢

也尚能搜攬英哲休養東南扼險三國徐圖進取其功猶倍於孫
吳晉宋尚悠自無策括東南洋陸之民力以養不知兵之將不能
戰之兵是白晝之術也覆亡無日也望其恢復乎彼崛起之雄所
為左右者非其尊卑等夷則其脅而降之叛而納之也天下大器
士所同欲其神陽悍豪雄之姿強疾不仁之輩亦必有為所欲為
者豈遂悅指提君臣之分終始夙夜以處一夫之下乎是魁之取
天下也易也之將天下也難誠如採賊中將帥能以一郡降者即
以一郡封之與克復同如提調賊中智勇之士必羣心回志聽命
國家矣夫及正天子顯名也列爵有壯厚實也顯名厚實士之所
期也古帝王所以長有天下者無他也以天下之富貴與天下之士

共之以天下之衣食與天下之民共之也今以資格得富貴者率
多不才無耻之士無濟於用而勇略實心為國家用者又不必得
富貴而反足以殺其用何怪乎士之不我與也今日於天下民之
衣食以養不戰之兵又縱無用之兵厲民而奪其衣食何怪乎民
之不我與也故夫設藩鎮以待有功者亦使士有富貴民有衣食
而後天子乃復有天下也
國子生蕭田陳方策上書史可法曰寇虐被猖王屋板蕩衣冠介冑
降叛如雲相公以一身繫天下之重獨撐傾厦俾蒼生無主而有主
誓師討逆矢石躬親凡有血氣孰不泚零冀涖史毋死以觀執事之
成策或不妨許明禁一言也李賊情形策已悉其略於塘報矣

之愚竊謂未盡宜緩圖者有六幸岳林為吳公統率義兵屢與賊戰
畿輔如其不即被賊兵為主夷兵為客曠日糧匱不無望我接濟
夷兵深入策應漸遠愚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遠殲夷將孤注不無
望我救援賊兵糜爛自成授首夷兵得志勞苦功成不無望我賞賚
賊一潰敗必走西秦夷不窮追勢將南向不無望我安頓似未宜緩
圖所以待夷兵也獻賊躡楚侵蜀藩奸已深閭闔入京寧不思逞地
據江游順派而東秣陵風鶴似未宜緩圖所以辦獻賊也左鎮據兵
數十萬何難於戰兵丁時一肆掠若不亟申大義俾建殊勩誠恐養
寇成癰必至於潰似未宜緩圖所以勵左兵也畿南河北人受賊愚
末由省悟咸知有獨備之偽朝未知有中興之新主近如淮揚僅隔

一江音耗不通訛傳日布 監國發喪兩詔所當速頒萃渙合離在
斯一舉似未宜緩圖所以挽民心也山東半降賊多經殘破恢復剿
除易於反手尚有兗青登萊夙稱殷阜堅壁固守至今靡他若不須
詔傳檄戒其無二固知適從恐又遭其煽惑似未宜緩圖所以救東
省也附偽朝者既為叛臣歸本朝者即為義士長安覲顏事賊疇非
晉人何以離亂之時勤循資格血性男子報國無權九死一生幸脫
虎口至黃河而黃河不許渡臣大江而大江不聽過盤詰索錢不問
奸細防守放礮止擊歸人獨有縉紳取箭長往繫士庶痛哭水濱
吐冠蜂屯殺掠幾盡京師五方雜處何啻百萬生靈誰無家鄉誰無
父母今一旦獨不哀矜其不從賊而但厭薄其不為官也似未宜緩

圖所以接回鄉也
甲午大學士史可法言
沿江之兵合計不
二萬請自九江以
東鎮江以西千餘
里之間設水兵五
萬開鎮九江鎮江
各萬五千入聽節
制於操江總督餘
二萬人操江自將
之往來策應其兩
鎮信地一自九江
至荻港一自蕪湖
至鎮江仍舊設操
江文臣做京營之
例一總督一協理
水兵既設戰艦宜
增察臣部有貢船
各省直有漕船北
道未通貢船無用
止留十分之二以
示存存餘盡改兵
船歲脩錢糧盡歸
水營江廣浙直漕
糧轉運南京甚近
漕船量留十分之
四用漕運法行之
歲可兩三餘船及
脩造銀察明扣解
相輸臣部及江部
各委同官二監督
改造從之

補倪嘉慶南京吏部驗封員外郎華允誠葉廷秀文選主事

命御史祁彪佳安撫蘓松常鎮左先先安撫浙江黃耳島安撫徽寧

池太陳丹衷安撫江北各給勅印其江楚閩廣等另委從呂大器之

請

成國公勳衛朱元臣奔自北京有言雜擔夫以出

揚州士紳王傳龍等奏高傑殺掠之害

衛王常瀝募兵殺偽官遂復青州盡儼賊黨東輔大震

清封吳三桂為平西王

蘭州監軍道方大猷隨吳三桂降清

聽携家南歸大猷遣卒護行

未起劉宗周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
劉澤清擁兵福臨准鳳陽叅將戈士凱以聞
大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鄭瑄移兵駐鎮江奏江淮滑兵皆欲渡江臣
遺書高劉二帥不肯止兵請勅操江武臣速援京
大學士史可法請裁叅贊內外守備等衙惟昭北制改設團營即以
大小教塲神機三營倣五軍神樞神機之意每營萬人以副叅游都
分領總於提督此外立巡捕營兵六千兩叅游分領提督總之以防
內奸併神威振武營兵五千兩叅游分領總之以護陵寢設兵
部標營兵三千副將領之以示居重取輕之意兵制定矣統之不可
無重臣昭京營例設總督勲臣協理樞臣凡京營兵悉歸統轄五府

向止僉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今每府用僉書勲臣一提督五其侍
直大漢紅藍叉刀圍子手及錦衣鑾輿等司軍數甚多擬選大漢將
軍二百人紅藍叉刀圍子手三千人加皇城直軍足五千之數勲戚
一員領之錦衣衛旗校酌設八百人堂工官一員加提督官旂辦事
其東西兩同街道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從之
命都司崔任往諭閩遠登津水師總兵黃蜚撤舟楫南並淮安廟灣
左良玉攻承天
總督九江袁繼威請入覲監國諭止之
偽長蘆鹽運使王孫蕙以濬縣知縣徵入京值變孫蕙表賀自成曰
燕地既歸宜拱山河而受籙江南一不備羅子必承恩深企郊大

賞之除偽命四月出都留妻包氏於京示賊不疑衣緋鼓吹至德州
忽見大明旂幟即裂其青旂毀勅瘞印拭其偽封夜手棄行李微行
過德州渡淮至江上聞南都事因矯稱潔身不屈狀而邑人知其穢
跡微弁之衣衣
丙申徐一范為南京尚書司少卿曾益為南京兵部車駕郎中李向
坤為職方員外郎吳國龍胡奇偉為武選職防廷事
瑞王常浩避兵入重慶
總督鳳陽馬士英自請入朝拜跪即听皇命
征剿太監盧九德臣浦
吳三桂周英王麟屹塔入北京
今

丁酉御史祁彪佳為南京大理寺左寺丞

左良玉復德安隨州

總督鳳陽馬士英請早正大位請南伯黃得功總兵高傑亦言之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奏補科道李沾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陳泰來

右給事中姜應甲馬嘉植給事中張元始戶科都給事中羅萬象張

希夏左右給事中陸朗給事中沈胤培禮科都給事中李如璧右給

事中袁彭年給事中左懋第兵科都給事中辜朝薦李永茂左右給

事中陳子龍給事中黃雲師錢增刑科左右給事中李清工科都給

事中李維樾右給事中梁士濟楊仁愿鄧啟隆霍達鄭崑貞周一敬

潘世奇周燦吳文瀛王燮任天成左光先劉遠賀登選白袍一黃澍

劉之渤鄭封黃耳鼎陸清源李挺阮振中陳丹衷補南京路道御史
夏允彝為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濟南偽防禦使張問行偽濟寧州牧任崇志勸紳民勸餉
戎戎魏國公徐洪基等江箋勸進許之
右軍都督僉事漢瑛總兵官趙光遠改鎮守四州總官如恢復秦中
即與世守
貴州民何兆仰作亂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上中興要務十事自諸黨競有詞禽黷人心
崩眩積成大釁至陷君父而長盜賊誰為厲階咎在臣等往儆莫
莫贖創治宜圖前殿下注見臣等論以家耻國仇諸臣咸歎中興

今望復漢壇之威儀祀復后之舊物端有賴矣先武念淳沅陵飯遂
廓帝業晉元終身絕酒亦造江東蓋上天垂戒痛此疾首仰承帝命
未始不轉危為安諸臣中獨臣衷白昧死涕零謹以要務為殿下
述之曰議節鎮淮揚廬鳳荆襄為今日鎖鑰重地宜申命撫鎮大臣
如九邊三協之例分城增堡各扼險要東西開闢首尾相援步騎兼
屯戰艦海舟添汛於長淮大江之間臨北州縣各積粟五千石或萬
石分儲互備如教倉路口之積毋專聚一城且無臨期倉卒轉運之
費曰議橋藩諸藩南渡良切聖懷第吳越迤邐畿內祖制不許分
茅今不得已或浙之嚴處及江西廣信袁撫試閩粵之間擇其便
所第護衛官屬暫從節省親藩郡王餘宗祿糧以及定葬婚喪之費

諒體時艱毋生奢望念三靈沈痛物力彫殘慰同仇之心應改正之
舉稍待旅軫悉為光復曰議開屯士女批離情屬可閔或奸頑難測
拒之則民散沮為盜亟宜於近北開田招集深移開屯三業給始三
年之後量征租稅內有豪杰以百夫屯即為百夫長千夫屯即為千
夫長用什伍之法就使將禦亦南晉僑置州郡之法既不失所亦不
內窺曰議叛逆近聞偽官以單騎片紙誘降郡邑從風奸人乘機搆
陷乞明諭沿此郡邑凡口稱偽官能巨擒斬賞千金予以一官庶鼓
舞忠義之心曰議偽命國家養士三百年致有今日諸臣膝覲面之
臣雖事或有從情非委順家屬在商者量仍舊籍俟其歸正不可苛
及蓋堅其從逆之心如自拔來南亦從寬賦或原繫廢籍或曾經問

擬減原無官守或有地方之責而無兵馬之權若才堪一割志可矜
原宜酌定用之之法未嘗概責以死誤賊平之後如唐肅宗以六等
定罪曰議讓郎長安共守文武諸臣殉義較著如大學士范景文尚
書魏元略等見閩彰確宜贈謚用表忠魂餘待詳核毋輒致紛紜
或開訛誤曰議功賞鼎革之際一階半級非所獲論恐都尉及於矧
羊天將易於一醉勸人而不勸職此之繇冷武爵稍寬文資毋濫
綜數名實深戒狎曰議起廢食先皇帝從諫如琢改過不吝初年
逆梟炳若丹青亡容再議嗣後成遺廢籍諸臣雖賜網弘開而清論
自在假或雜標並進致傷先皇歸曲成之德併玷殿下維新之
明務使廷臣協議歸於至備曰議懲貪邇來有司共職貪墨成風特

下民謳吟之恩成盜賊席捲之勢今約在內都察院在外撫按官嚴
刺禽逮獲賊種擬不得以恩詔假借曰議漕輓漕船萬餘艘除旗甲
有家外餘綱司杞工挽夫少不下八人詳募於外江令漕登近地
此十萬餘人無室家無鄉故游食不已為患非細且下廷臣從長酌
處若夫勤政講學親賢納諫慎選左右杜漸防微雖世儒之恒言實
合用之切要殿不能恒如龍閣泣諭時臣雖愚故為覘少康之業
然後從先皇帝於地下庶不致蒙面耳
南京太常寺卿何應瑞言今月十七日夏正祀北郊請旨裁奪南京
禮部右侍郎顧錫疇言夏至祭地禮物未備恐屬曠祭候冬至祀
天併行從之應瑞又言孝陵懿文太子陵并先師各神祠歲牲品

銀計千四百二十金萬曆四十四年寺臣桂有根以孝陵三大
祭五素祭俱改大祭增物加派將天地壇外隙地開墾輸租供增祭
之費今郊廟社稷山川之祭應昭北舉請下禮部會議歲例增祭若
干品用若干物價若干附近派解章下禮部
蘇州人攻降臣項煜錢柱坤宋學顯湯有慶燬其家項煜南竄潛入
南京預朝班又為檄自飾曰逆闖斗筭小器管蒯示材徒以狗盜之
謀偷城劫寨狐媚之技惑世誣民因而齋入國都遂至腥羶殿闕弑
我君父僂及后妃幽儲宮而繫二王墮太社而燼九廟斯率土之奇
痛乃皇天所亟誅又且狼貪日滋鯉噬不擇屠勳貴屠縉紳屠士庶
桁楊纏索填塞街衢括巨萬括百千括鎊銖筐篚駝騾送歸巢穴識

者知為響焉行徑右人所謂沐猴而冠故使京師人民固不痛心刺
骨重念大明德澤爭思殺賊斃城即人心之不忘知天命之未改親
賢哉建統緒攸歸以太祖掃除胡羯之功固宜無夏殷卜歷以累
朝博尚忠厚之治實應有漢宋中興煜自出網羅志存匡復附群公
擁戴之末倡四海忠義之先敢告同仇共勦大業豪杰才智之輩請
揮戈仗策以從王閭閻耕鑿之夫且戒子勉弟以雪耻十七年恭儉
仁明之主可無灑泣報仇十五國詩書禮教之邦誰忍昧心從賊如
或迷於邪說墮彼狡謀則以職所聞斷然大謬彼其左右無智謀之
士腹心皆潦倒之徒黃巢氣盡於咸京董卓終於郿塢將貪而悖
即恐蕭牆師老而驕已為弩末方當禦魯何暇窺南我但脩戰守以

自強必可光恢復於千古茂紫色蠅聲之閨位掃赤眉銅馬之妖氛
事在勿疑時不可失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項煜
謹撰吳人揭政之曰自署原官冠以皇明普天之下原無兩大何故
官衙忽加國號煜之胸中居然有二姓矣
大清攝政王命虛燕城之半駐滿洲兵盡驅漢人出城
已亥脩奉先殿
南和伯方一元納守備勅諭各
史可法言原糧故藉無存請省直各撫按造兵餉清冊送部科存案
并刻郵符又言蘓松常鎮屬舊巡撫專守下江其應天安慶徽池寧
國太平廣德設新撫專守上江如科臣左懋第所請又自請督師江

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並從之
都督僉事總兵官鄭鴻逵鎮守九江黃陂鎮守原駐
大學士史可法言辭并與諸臣高弘圖等白廣馬士英等恭承召諭
令臣等將用久時江設兵理餉各宜議定謹議新增文臣協理戎政
協理操江二新增武臣京口九江二已奉旨又沿江如湖廣蕪黃南
安荆襄湖南亦應增設二三員但駐札之地難以懸定當行該督撫
鎮從長議奏江北與賊接壤遂為衝邊淮揚滁鳳泗廬六處設為四
藩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各鎮之有四鎮不可
無督師督師應駐揚州適中調度其四鎮設於淮海徐泗鳳壽滁和
轄淮海者駐於淮而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沐陽贛榆鹽城安東

邳州睢寧隸之經理山東招討事轄徐泗者駐於泗而徐蕭碭山豐
沛泗盱眙五河虹靈壁宿蒙城亳懷遠隸之經理河北河南開歸招
討事轄鳳壽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而鳳陽臨淮穎上穎壽太和定
遠六安霍丘隸之經理河南汝寧招討事轄滁和者或駐滁或駐廬
或馳池河而滁和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肥巢無為隸之經理各
路援剿事各設監軍道一監紀廳官一管餉廳官軍民皆歸統轄有
司皆聽節制營衛舊兵皆聽歸併整理各將皆聽其政督師薦舉題
用荒蕪田地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各境內招商收稅以
供軍前眉馬禦器之用每鎮官兵三萬人歲餼色米二十萬折色銀
四十萬合注畧新舊折糈總不越三萬之外或合練或分練聽鎮臣

酌行其體統則昭山海經理各處提督行事所取中原城邑即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為工公世襲賊在河北則各鎮合力協防淮徐賊在河南則各鎮防河壽賊在河北河南併祀則各鎮嚴兵固守其鳳陽總兵應改副將一分兵護陵併於鳳壽其淮安漕鎮應裁不必全設而督師標下三萬人亦應給本折糧餉六十萬合之則歲支三百萬矣又鎮臣左良玉所統兵及撫標歲餉不下百萬江督楚撫各項三十萬皖撫二十萬江撫十萬加以新增都城陸兵江兵水兵約歲支百三十萬總計六百餘萬及察歲入約米二百四五十萬約銀五六百萬除各兵支用外存亦無多望諸臣實為戰守計禦於門廷之外貽堂與之安則中興大業即在於此監國並從之

庚子援剿總兵高傑奏蒙古分防瓜儀浦口江北抗拒不容乞賜睿斷安置家屬監國令回鎮聽督師酌行傑與劉澤清俱利揚州澤清兵財數百遂入掠瓜洲揚州知府馬鳴騄陞海道副使未行與推官湯來賀力阻高兵大怒殺掠

談遷曰瓜揚之禍雖蔓於高傑劉澤清實馬士英召之也士英迎立以牙兵三千人南衛足矣名正言順留都歸聽何必盡挾諸將以張佐命之功哉不學無術釀禍早見於此矣

南京詹事姜曰廣力辭閣銜改禮部左侍郎入直起徐石麒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行右都御史事朱之臣太常寺卿左懋第太常寺少卿御史郭維經為應天府丞仍暫巡視中城

起故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袁愷莊鰲獻能開元姜埰馬兆羲故御
史詹爾選李長春張煊鄭友玄李模喬可聘成勇李曰輔俱廢籍各
補原官又前巡按雲南御史陳蓋滇人遺愛雖陞福建右叅議准復
原官頒詔雲貴加監軍銜召募土兵五千人市水西戰馬二千匹並
從吏部尚書張慎言之請

南京禮部右侍郎顧錫疇請 先帝后尊謚曰本朝代興之際典禮
具存揆之今日微有不合臣等痛念 大行皇帝剛明勤儉備有令
德一旦悲纏毫社慟深麥秀十七年敬天畏民憂深慮遠之聖主含
憤戢恨臣等何心尚存顏面今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殿下
又屬志圖報此貞臣志士無不荷戟而叱劍也大寶將新而 大行

帝后来龍鑄鼎之氣震盪沃越即馨牢薦玉覺有痛無聲有哀無泪
十六朝天子寧堪見也宜亟命九卿科道會議早上 尊謚俟釋服
奉 主入廟以妥先靈若坐需歲月拘守舊章恐怨恫之甚南望無

歸冤慘之極蒼穹莫訴臣等迫切哀籲以聞 監國從之

江督監紀推官劉再珙加南京戶部員外郎

吳三桂至正陽門闕馨廟焚香各商求庇三桂曰爾等見把篤王於

是各商醮金幣謁英王王飲勞之自後歲節以為常

辛丑南京吏科都給事中李沾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王

庭梅為應天府尹時吏部欲擬沾協理操江右僉都御史沾故善誠

意伯劉孔昭畏分其柄求史可法乞令秩御史郭維經巡中城勤敏

有聲進應天府丞驟難其代故暫兼原治維經意快、為沾所嫉劾
尚書張慎言奸欺尋自悔引罪而沾憾慎言不已會議補金壇王重
文選主事以近京旦夕可至也沾又憾重言不可用嘗受我贖四十
金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贖止十二金近或倍之公安得贖以十
金子銓屬無人彼地近易効若其人庶否僕自有提衡雖吳昌時在
不能溷也沾益銜之無所發怒竟面詆左侍郎呂大器

張國維改南京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起解學龍南京兵部左侍
郎張有譽補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練國事改用許譽卿為南
京光祿寺卿

進黃得功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各世襲錦衣衛正千戶封高傑興

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進馬英太子少保世襲錦衣衛指
揮僉事

夏允彝曰馬士英素以才望稱其濶大不羈或亦邊才之選而用
之政府則乖甚矣初為王坤叅之謫成周延儒再召阮大鍼實以
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與大帥黃得功劉良佐善曾一敗袁寇募
其鄉黔兵為親兵頗能戰高傑之南遁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初
至淮士英亦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於南樞史可法以為我
因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立之舉馬遂聯絡二劉高黃為
已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茅土馬入輔而史出鎮即國事敗壞
之始也

平賊將軍左良玉攻承天累日適張獻忠援至我兵大潰回漢川賊
又追敗我退駐鄖口
兗州義兵擒偽府尹高不推官董汶工令李魚臺令尹宗衡及
防禦使劉濬

壬寅 監國福王即皇帝位於武英殿命靈壁侯湯國祚祭告天地
撫寧侯朱國弼祭告太廟東寧伯焦夢熊祭告社稷詔曰我國家受
天鴻祐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 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已
卜無疆之曆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群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
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猥以眇
躬荷茲神器惟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

希蕩平之績效乃潢池盜弄鐘簷震驚燕畿掃地以蒙塵龍馭賓天
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弓抱痛敢辭薪膽之瘁
誓圖俘馘之功尚賴親賢協力勸勦助余敵愾其以明年為弘光元
年與民更始大赦下所有合行事宜條列於後云云於戲弘濟艱難
用宣九伐平邦之政覃敷闡澤並開三驅解網之仁新綽漁須前徽
益懋初監國赦諭山東河南賦並免至是北直山西陝西免五年山
東河南免三年江北湖廣今年蠲十之五江西四川蠲十之三除遼
餉等名年號閣擬弘光定武 工祝天探丸得弘光後尚書張慎言
聞清 順治之號曰光字從火清治並從水恐水能克火也偽太常
寺丞項煜入朝為御史陳良弼所劾

司禮太監韓贊周盧九德提督京營

旌雲南麗江土知府木增助餉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檄曰在昔元主中夏殆將百年惟太祖一洗腥膻使斯民再瞻日月凡有血氣誰不世沐國恩歷代耕桑久則又忘帝力傳及先皇帝仁明繩武兢業緝熙踐阼而首剪巨奸行政則心儀烈祖會國步厄逢陽九正遘事備於多年更值歲荒因而盜起剝既難盡撫又不從於是不得已而徵兵不得已而增餉原期厚集兵力一鼓蕩平暫累吾民再還熙皞豈料天不厭亂賊乃日多民力竭於徵求國事壞於貧弱先皇帝追維既往悔艾方深告天則躬可代牲祈穀而泪嘗徧地遇灾省過每累月不入寢宮躐膳布

袍無一念敢忘民瘼其他求賢簡牧百千事美不勝書旰食宵衣十七年過無可舉方冀天心厭亂干戈有寧謐之時無如臣子負恩文武盡貪庸之輩及逆賊李自成郵傳備奴市井猾賊髮蓬如雜鼻折以尖箭鏃貫睛每正冠則頭欲裂瘡癥徧體逢陰雨則骨為靡偶乘殺運以射天遂肆兇鋒而犯闕偏我帝后縱掠宮闈承聚朝堂行酒而徧徵民婦囚張市肆編冊而盡括資財尤可恨者為搜金而劫掠朝紳十四代之衣冠庶隅掃地籍括銅而輪奸稚女百萬家之黎庶痛憤彌天民則何辜乃罹此毒我先皇帝當命卒升遐之際龍髯已墜猶然念我黎民以憂勤仁聖之君鳳輦罷脂遂弗庇其妻子惜過天人怒共神人所以凶問南來百姓如喪考妣當此義旂西指

三軍不問室家人懷剪逆之心士奮同仇之氣昔少康僅有一成終
績夏王之緒光武不階尺壤猶燃滌鼎之灰矧今率土拊膺比屋不
忘踐土敷天左袒枕戈弗共戴天駕暫蹕於南都軫立旋於北闕告
廟而部捷伐部擁龍標推轂而任專征營陳虎旅行且肅氛京國問
罪偽都猶念人皆臣子同三百年養之恩家悼君親共一萬河山
之恨嗚呼國仇可念誰甘後至而負恩私王命不移毋昧先幾以羞
明哲坐見風霾之掃永觀曆數之歸
故御史汪承詔自言偽政府點用堅拒南奔
癸卯命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馬士英兼禮部尚書直文淵閣故
事閣臣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虛銜拉入朝日據政府不出史可法

知其不欲出鎮無如之何故前請督師

顧錫疇為南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起黃道周南京吏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羅大任南京國子祭酒

高倬為南京工部右侍郎鄭瑄為南京大理寺卿侯峒曾為南京左
通政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署戶部事左懋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巡
撫應天

遣使頒詔後軍都督府都事朱兆宣往徽寧池太兵部都司傅作耀
往鳳廬淮揚左軍都督府都事申緒芳往蘓松常鎮禮部司務張璠
往浙江中軍都督府都事扶國祚往江西部院監紀邵登春往
福建兵部守禦徐昭展往湖廣雲貴守備潘一明往四川中書舍人

董觀吉往兩廣

談遷曰宋高宗登極赦文不傳河之東西陝之蒲解宗澤謂是褻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李綱亦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願因皇子生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引去今燕晉亡論山東河南偽命雖馳實多觀望亟發尺一示以新德另勅招諭吏民明不忍相棄彼知江左有主迎風恐後矣事與南宋初適合於是知宗澤李綱之為慮遠也

提督漕運撫寧侯朱國弼以募兵二千自浦口渡江偽威武將軍田日恭以印勅招請安伯黃得功總兵高傑劉伊盛大

教塲提督劉肇基小教塲提督徐大受得功屯儀真副總兵馬得功執之以聞

甲辰田仰為南京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提督軍務兼理海防

許總督九江表繼成入朝

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文武諸臣表賀登極閣臣在直失朝上青鴻臚寺官不傳

乙巳上祭先恭王於行宮

南京通政司使劉士楨以封事冗猥且闌入行宮前請申封啟叅治之令從之

賊奔清河口巡按御史王燮總兵丘磊焚擊賊船殆盡

南京四川道御史朱國昌言朝臣班制宜肅行宮延見宜分懸帶牙
牌宜給逃難官員宜飭 上是之逃難謂偽太常寺丞項煜庶吉士
吳爾壘等

南京兵部職方郎中萬元吉言臣奉命撫師十一日至揚州兵民構
禍臣再四勸諭始相安又水營副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我兵燬賊
舡殆盡若黃得功劉澤清高傑劉良佐李棲鳳張文昌等潛濟擊賊
即中興第一功也初黃得功分鎮揚州劉澤清高傑並爭之恣掠得
功至天長傑等欲拒之適平羗將軍都督同知鎮守甘肅總兵官李
棲鳳左都督濟寧防漕剿寇總兵官張文昌兵至衆心洶、萬元吉
移得功書期共獎王室得功荅曰本非有他且亟欲聯絡各鎮進兵

殺賊元吉因馳示傑等少戢

談遷曰南極乍開羅熊失御諸將多敢戰深入之士降心相從牙
纛輯睦北收中原不煩餘力因扼懷衛據臨濟列闡分戍清 甫
入亦未及與我爭也諸將智不出此拔營而南鼠鬪穴中雄長堂
與之內坐陷青豫淪為左衽而腥風游及江淮非我有矣易曰幾
者動之微先幾一失萬事瓦裂貴陽誤國之罪始於構兵終於賣
降俱不可以輕貸也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辭朝命諸大臣郊餞賜金幣給金二十萬提督
大教場後府都督同知劉肇基提督神機巡捕二營都督 于永
綬都督同知甘肅總兵官李棲鳳都督同知河北總兵官卜從善都

督僉事湖廣援剿總兵官金聲桓各兵數百從行諸生盧涇材等奏
留可法不允

大學士高弘圖言南部歲本色米一百十七萬石有奇折色銀二十
三萬兩有奇備工供織造等項及營衛月糧每若不足今北都淪陷
省直解北錢糧皆應歸南若混淆無別將來南糧不給必至那用北
糧非久遠之計臣謹議五則曰上供各庫本折各項及金花銀在北
部原屬各司惟直南屬四川司北屬福建司今日錢糧江北江南非
四川司所能辦合將蘓松常鎮例歸四川司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
德歸陝西司廬鳳淮揚歸山西司曰省直漕糧北部屬雲南司頗稱
繁若今南部雲南司復有原管運軍行月糧銀等項歸併益繁當擇

人委任完日記錄優陞曰北部各司外設舊餉新餉二司以山東山
西司即中兼管又新增練餉設練餉一司近裁三司改左右二司今
仍照左右司例擇委司官鑄給關防題差一年為滿曰增北餉銀庫
曰各關稅餉各部仍貴州司上從之

進馬士英太子太保世錦衣衛指揮僉事太監盧九德命司禮監叙
功

丙午馬士英言今日大計有四曰聖母沐離密諭高岱衛迎曰追
尊皇考遷梓宮曰慎選淑女曰諸藩失國恐有奸宄挾之不利社
稷宜迎寘京師

史可法薦貢士李蘧兵部職方主事何剛軍前監紀

叛將李承勳寇掠清河巡按御史王燮禦卻之
為左制將軍董學禮為義兵執於宿遷至淮安巡撫路振飛斬之
潞王常浩寓杭州奏討逆雪耻上慰答之
丁未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言封疆失事之臣其罪豈在欽定逆
案下有旨共事各官今後不許朦朧起用

觀政進士劉世斗夏洪祐呂潛陳儒朴程源王質陶履卓賚詔各省
王重為吏部文選郎中蕭士瑋為考功郎中倪嘉慶為文選員外郎
免戶部增解制帛

戊申偽總兵白圭偽權將軍郭陞之偽叅將楊之藩陳守基司建衡
偽游擊王樂吾偽贊禮將軍洪必聚偽典記賈有功欲自宿遷渡河

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走之邳州
己酉前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徐沂上當事書曰辨人才夫
知人之明不可學惟當以君國為衡合進一人為勿但以其同乎我
也而當明其裨君國者何等退一人為勿但以其異乎我也而當明
其害君國者何等倘馮意見之睽合為人才之進退也論不能收君
子之用抑且無以服小人心深鑿釀釁不可勝言曰課職業令夫
職業之不脩非盡其人之惰廢也由近日以典幹經務為迂交游聲
譽為美一行作吏日事奔趨惟恃吹噓以成最績其悃悞無華專心
辨治顧眊莫及剪拂無聞甚有歌頌徧於窮簷姓名掛於彈墨人心
安得不偷日政事安得不日壞耶願柄國者抑兩及門之後進秉憲

者薦不識面之臺官推而司計詰戎建牙持斧專以職業課其餘屬
俾畫考夕省用志不分行敦演恭自大臣不能和衷而為之徒者左
右分袒甚而陰陽兩端或曰借某以去某或曰用某以制某夫人止
此精神幹略耳玄黃水火戰其中奔走聯絡亂其外雖殊才異能奚
暇幹濟國事哉迄於今牛李同膺寇禍蜀胡並汚賊氛方當枕戈嘗
膽何忍角立分爭也矧域對峙之意不存於胸懷名位相軋之嫌
不形於念慮議論省者事功多於諸君子有厚望焉曰勵廉耻邇來
媚竈掃門是何等事而互相矜詡故示喧闐甚者向火椒親呈身閭
寺忽而摩肩朝市掃臂冰山天豕鬼域不足為喻故乃招搖私黨籠
絡名派一倡群和恬不知耻國家禍變職是之由詎膝事仇又皆此

革凡汚授偽職蒙面全軀者宜如唐六等之法分別定辜此奮勵士
氣之一大機也曰覈名實如破格用人必確核其人之可用勿使違
才易務有器小任重之虞增餉練兵必確核其兵之堪戰勿使冒伍
糜財有棘門灞上之慮工書言事言必確核其言之有濟勿使譏說
震師無稽熒聽有辨言亂政之憂推而至於察舉按劾蠲租省刑諸
事無不行以實心求其實效曰納忠謹董允有參署盡言之告而諸
葛亮感其殷勤蘓軾爭差官置局之非司馬光終為齋納今欲光贊
新謨尤當廣收鯁議夫法家拂士必以忠君愛國為心虛已受規愈
見討賊復仇之志藥言日進大業可期矣

揚州人殺進士鄭元勳時高傑兵紮元勳詣傑約家口安置城內

兵城外郡人大噪殺元勳
庚戌上御朝誠意伯劉孔昭約勳臣合詆吏部尚書張慎言孔昭
攻其專選文職略武臣所推罪輔吳姓及舊冢臣鄭三俊為悖先
帝誠奸臣也靈壁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言如之慎言立班不辨
大學士高弘圖言張慎言立身自有本末何在殿爭稍為條析且乞
並罷上曰文武俱大臣宜和衷毋疏蓋孔昭故善舊光祿寺御阮
大鍼而新詔除逆案計典贖私不得輕議慎言前跡又及之度慎言
清執不可回先一日孔昭飲勳臣廷糾計去冢臣而後大鍼可出也
明日慎言跡乞休自是勳黨歌重莫敢言
命應天尹禱雨

命潞王於杭州擇廣署居之

辛亥劉孔昭言張慎言薦吳姓鄭三俊之罪又前告廟決策阻難奸
辨乞大奮乾斷收回吳姓陞見之命重處慎言大學士高弘圖奏慎
言薦吳姓票擬出於臣冢臣鄭三俊清剛誠五朝人望臣誠以為不
可不用臣罪當不減慎言見今宸陛幾若訟庭朝廷之尊、於李勉
天子之貴、以叔孫臣目擊斯狀媿死無地因面請罷斥事理當然
姜曰廣亦引疾明日命鴻臚寺卿徐一範並慰留弘圖曰廣乃出吳
姓亦引疾不至
立勇衛營聽司禮監太韓贊周節制前軍都督府同知徐大受領陸
兵進鄭彩總兵官領水兵太監李曰輔監督

姜曰廣請恭訪大行皇帝梓宮及皇太子二王報可
督師前鋒總兵官高傑言今東南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
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歸潁入則鳳泗可虞如曰長江天塹
若何而據上涿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州儀真浦口采石為江南之
門戶已乎望省議論以免中掣假便宜以責實效則中興大業次第
告功矣
偽淮徐防禦使武愔以勅契出京經宿遷偽官方允昌白邦政董學
禮等飲之數日借賊兵千人至沛縣傳檄徐州催冊聲言提兵二十
萬取淮揚諸道守徐副總兵劉世昌高鎮副總兵李有成棄徐走淮
安愔檄二十六日之任徐州限士民郊迎貢士閭爾梅手裂其檄大

罵之愔執爾梅下獄爾梅不屈咏曰死國非輕死逆輕鴻毛敢與太
山爭楚襄未必終三戶夏復由來越一成日月有時經晦蝕乾坤何
且不皇明寵新豈是承天者空自將身買賊名愔怒斃之獄

壬子魏國公徐弘基撫寧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靈璧侯湯國祚
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昭東寧伯焦夢熊成安伯郭祚永各進
官銜二級益歲祿五十石河北總兵官卜從善亦進二級司禮太監
韓贊周盧九德各廕錦衛指揮僉事

召閣臣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於行宮諭弘圖曰國家多故先生後
勿言去對曰臣非敢輕去第用人事大臣之所可勲臣所否是非淆
亂臣能^何在位上曰用人行政朕所未嫻惟先生言是從勿復疑也

曰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為職如薦劉宗周黃道周使
勲臣處之亦必籍重何獨以為罪吳姓歷撫按有聲先帝以清望
簡拔雖督師稍緩致譴而先帝殺周延儒不殺姓即可知其入矣
北京諸臣失節不可用江南見存無幾又違勲臣之意將誰用乎若
武選自有兵部非兵部事也因言近習貪狀工曰朕守藩時聞賄
謁俟相揖袖入之真可唾也時召對先後無虛日踰月漸稀又踰月
嬖閹移之^堂簾遂隔
癸丑命部戶覈省直今年練餉見微者解部至明年全免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至揚州調停高傑兵報吳三桂破賊宜濟餉十
石

睢歸叅將丁啟光歸德知府桑開第合兵擒河南偽同知陳膏偽商
丘令賈士儁偽柘城令郭經邦偽鹿邑令孫澄偽定陵令許承偽考
城令范售偽夏邑令并偽契俘向南京啟光故總督丁啟睿弟

甲寅命史可法祭告泗陵皇陵寧南侯左良玉祭告顯陵

南京吏科都給事中李沾言勲臣憤激之因始中府聚議馬士英移
呂大器書迎立皇上韓贊周劉孔昭無不允協明旦集議大器縮
禮兵二部印紆迴不至臣等以名帖延至日中不決孔昭怒色臣與
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歷階而上而折大器贊周命進筆因
俛首就盟清晨迎駕大器欲待而贊周登舟矣偕行則徐弘基陳良
弼朱國昌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

曰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為職如薦劉宗周黃道周使
勲臣處之亦必籍重何獨以為罪吳姓歷撫按有聲先帝以清望
簡拔雖督師稍緩致譴而先帝殺周延儒不殺姓即可知其入矣
北京諸臣失節不可用江南見存無幾又違勲臣之意將誰用乎若
武選自有兵部非兵部事也因言近習貪狀工曰朕守藩時聞賄
謁俟相揖袖入之真可唾也時召對先後無虛日踰月漸稀又踰月
嬖閹移之嘗簾遂隔

癸丑命部戶覈省直今年練餉見微者解部至明年全免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至揚州調停高傑兵報吳三桂破賊宜濟餉十
石

睢歸恭將丁啟光歸德知府桑開第合兵擒河南偽同知陳膏偽商
丘令賈士儁偽柘城令郭經邦偽鹿邑令孫澄偽定陵令許承偽考
城令范售偽夏邑令并偽契俘向南京啟光故總督丁啟睿弟

甲寅命史可法祭告泗陵皇陵寧南侯左良玉祭告顯陵

南京吏科都給事中李沾言勲臣憤激之因始中府聚議馬士英移
呂大器書迎立皇上韓贊周劉孔昭無不允協明旦集議大器縮
禮兵二部印紆迴不至臣等以名帖延至日中不決孔昭怒色臣與
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恭朱國昌歷階而上面折大器贊周命進筆因
俛首就盟清晨迎駕大器欲待而贊周登舟矣偕行則徐弘基陳良
弼朱國昌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

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再乞免略曰臣按河南時曾劾左布政馮明
盛倡逆其子馮銓作相啖其門生曹欽程叅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
以及臣三臣皆死獄而臣戍肅州先帝召陞刑部侍郎以擬獄不
當閑住十餘年而復起今待罪銓曹遂為劉孔昭所指止有一去而
已吳姓鄭三俊閣臣薦於前科臣薦於後兩人行已有耻臣能保之
孔昭指為小人亦經之小人非反覆之小人也偽官至陽城臣子
履旋投崖而死孤孫尚幼國難家變慟無生理臣當與緇重為侶矣
刑部右侍郎賀世壽言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刑賞口稱
報國河上擁兵恩數已盈功名不立人主輕此名器矣至於草澤語
難實繁有徒未見兵勇殺賊但見兵來虐民小民不恨賊而恨兵甘

心從逆不肯有司日刑剝其民而求為保障必不可得也

乙卯馬士英叙吳三桂功封吳三桂薊國公世襲馳賜坐蟒一紵絲
小金二百命戶部發銀五萬金米十萬石責成淮撫以沈廷揚海運
至天津其有功吏卒俟開列陞轉

丙辰大學士馬士英言恢復有四因曰吳三桂宜即鼓厲接濟則總
兵金聲桓可使因三桂款建使為兩虎之鬪主事馬紹愉當陳新甲
時曾使建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曰江北諸將淮上之師可收山東
合吳三桂徐壽安慶之師可收楚豫合左良玉如劉洪起蕭可訓沈
萬登李際遇等皆可聯絡曰左良玉如復荆襄則有窺秦之勢如駐
武昌則自陽邏麻城固始穎宿徐可與江北指顧相聯其副總兵盧

先祖多籌略乞宣諭與高劉諸鎮分信聯合曰趙光遠補四川總兵
不盡其用宜改勅印授招討經略陝西招集邊丁屬夷以塞蜀口復
漢中此外分東西川為兩撫擇人而任楚撫何騰蛟為川湖貴郡總
督俾開白帝之路提荆襄之衝黔督可易而為撫也 上是之
陳子壯為南京禮部尚書管紹寧為南京詹事徐汧吳偉業為少詹
事兼官如故陳盟為南京右春坊右庶子楊廷麟補南京翰林院編
脩吏部右侍郎呂大器署部事
南京山西道御史朱壽圖言逆焰滔天由邪臣懦將玩法欺蒙視之
太易動曰區、小醜無足憂也屢值賊危可剿督師以婦人之仁撫
之攬權納賄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明日陞撫鎮今日陞監軍監紀為

破甑完復強兵壯馬選占護身歲糜餉數百萬縱兵殃民為毒慘極
因是三百年全盛之全甌一旦割裂臣仰天泣血日夜思維閭賊不
過米脂縣快手耳年荒嘯聚漸至亡筭惡已貫盈天誅將及吳三桂
左良玉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合力堵剿以立犄角之勢又
督鎮張天祿劉肇基卜從善屠師賢膽略儘堪策勵漢中總兵趙光
遠兵最精悍撫練有素我 皇上初官鼓舞舞懸以不次之格聯絡三
邊西域番賊士民明示大義悚動其心民以蠲免為德士以恩選為
榮令彼陰為內應我兵因糧於敵從蜀入秦由臨鞏徽莊等道襲虛
搗巢出其不意此賊一滅而獻賊膽自落若止言守賊必攻我勢且
難支如秦晉之防閩防河神京之守邊守城前轍可鑒也今寇在門

庭諸臣不從國家起見言及殺賊則咋舌而不敢止借陞官一事結
黨把持狂騁誣撓力逐大臣替人報怨狎至尊下濟之恩喧譁御前
大襲體統臣面奏未悉謹補牘數陳可勝悚息
南京山東道御史陳良弼言李沾薦人調停從來悞國宿套
丙辰御史朱國昌劾巡撫山東丘祖德失守之罪
御史陳良弼言日來傳聞殉難諸臣范景文李邦華施邦曜倪元璐
王家彥劉理順孟兆祥凌義渠汪偉吳甘來吳麟徵周鳳翔陳純德
王章金鉉許直成德等其餘尚未錄國家養士三百餘年深仁厚澤
豈謂人盡無常山之骨而遜下壺之忠哉國家大難見危授命慷慨
從容視死如歸則其浩氣真可作化長虹直達帝座矣諸臣盡節生

氣凜論在千秋旌在異日今國事倥傯未暇亟議為慰忠魂計惟
是倫紀攸關節義是勸風聞俟確不得不先拈一案徐議揚邱陳京
有言褒大節恤賢臣天下所以安此今日急務也然人於此有慨矣
逃難降賊之臣近傳紛、此大節所關何等事也或不降而逃降而
逃又有降而不逃或姑降心圖殺賊心尚未知事常有別如街巷囂
傳萬一仇誤冤人不淺當虛心平論總之諸臣遭遇不辰律以君憂
臣辱君辱臣死之義問心自明不待口舌之致爭也且耳目昭著疇
能掩之或曰當分等定之不為無見如項煜受太常寺丞官早而逃
臣未遽辨惟覩然無耻直溷朝班意可僥倖陞轉如此肺腸臣糾之
豈得已哉

巡按應天御史賀登選言儀揚城外焚殺殆盡旬容兵民夜鬪亂兵
破六合掠江浦撫事傷時痛哭何極各鎮之兵整亂不同分別宜早
宜下兵部今後焚掠為鎮兵速移營正軍法如亂民檄本地治罪六
合有撫標游擊張宿兵六百近調京口宜還原兵或另調千人護江
浦六合工是之

六月丁巳朔大學士高弘圖自請督收江上漕糧從之時漕舟集於淮
揚談遷先說弘圖遣司官趣回南京至是弘圖奏請

禁匿名蜚語

命吏部司官趣尚書張慎言視事

前巡撫鄖陽右僉都御史王永祚導旨下獄

山西道御史米壽圖請遣官治先帝山陵并祭告報聞

淮安風霾

罷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路振飛以田仰代之

李自成至聞喜而西

戊午製金璽

己未督師史可法乞選才臣濬監國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

勅直抵齊燕曉喻人心從之

前大學士蔣德璟兵部尚書張國維北歸奏賀

德安王寓廣信

吳人許琰卒琰字玉重長洲諸生也聞北變仰天痛哭題詩曰正想

捐軀報主君豈期靈日墜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乞神兵掃賊群
五月朔解帶自縊家人救免踰旬往福濟觀投繯又道士救之又投
胥門外河亦救免遂絕粒死年五十一著書六卷十二月事聞贈中
書舍人祀旌忠祠

吳俊曰嗚呼死之於人大矣哉而無如人之畏死何也夫生不能
為國家報仇死當為大義抱氣君子亦既知之矣知之而即真實
行之際國破君亡之日而壯憤激烈叫日月指山河竭泪百斛嘔
血數斗以死則其死也可以媿天下之蒙耻苟活者告之以名義
不死告之以彝倫綱紀不死告之以天道神明毋容欺罔不死告
之以天朝黃鉞萬年青史毋容隱漏不死則必有一人焉呼天痛

哭泪盡而繼之以血直告之以死今者玉重之死其以告天下之
蒙耻苟活者乎嗚呼玉重不受國恩不承主眷推其心不過痛
先帝聖明英武而死為滿朝臣工營私植黨不脩職業而死為四
海人民思膏慕澤如喪考妣而死為兩字綱常而死為一心忠義
而死然則謂今日即許瑗初生之日可也

前都督同知陳洪範奏自効北使命召之
福府護衛副千戶常自俊為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
使自俊輩工嘗脫工於難
庚申命大學士高弘圖理漕粗畢即入直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叙淮安倡義城守官民擢巡按御史王燮等

從之
馮士英奏北方誅逆功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黎玉田進兵部尚書
巡按御史盧世澐進太僕寺卿故大學士謝陞進上柱國各勅賜金
幣
余颺補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嚴錫命補驗封主事文德翼補稽勲主
事
大清以故戶部右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河南勅曰年來寇盜日熾
荼毒生靈近且禍及帝后我大清國特起王師用殲狂逆茲已諭
定臣庶哭臨改葬崇上尊謚安我畿輔定鼎於茲永無遷徙百爾
臣民各有寧宇因念遠方未即聞風懷逆跼蹐特遣重臣昭宣德意

期於頓銷鋒鏑用底康寧惟二東為南北咽喉兩河為中原堂奧俱
且亟捕爾即馳往彼處諭使歸順其無逆命者官員加陞一級軍民
商賈各歸其業仍將歸順地方即取遵依陸續具報各府州縣經營
錢糧戶口各鎮道衛所經管官兵馬騾各將原額及見存查造清冊
念時方多事文官以佐貳武職以中軍各代膏來投遞如朱氏諸王
宗室來歸者始舊恩養不加改削山澤遺賢許在官報名以便徵聘
起用其地方官才能素著禦侮保民確有切績查實具聞破格優擢
如年力不堪關冗貪婪應行政易者亦并奏奪至如窮鄉下邑聲教
不聞及頑梗無知乘機嘯聚劫掠殃民爾及領兵等官多方解散如
果不悛立擒首惡以正王章仍寬其脅從各歸本業若有竊據城邑

矯命雄行即當馳聞聲罪致討必誅不宥一切招撫機宜勅內閣載
未盡許爾便宜舉行爾受重任務殫厥心力區畫盡美余不靳工賞
以荅殊勛如悠忽悞事責有所歸爾其勉之

談遷曰清收山東河南勢有必然而我撫鎮在前奔潰守令風
靡至此無復望矣王鰲永首任驅馳受命恐後則式型於洪承疇

葦耶

辛酉東寧伯焦夢熊領中軍都督府魏國公徐洪基領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鎮守安慶總兵官杜弘域改右軍都督府僉書提督大教塲
右都督鎮守鳳泗總兵官年文綬補後軍都督府僉書提督神機巡
捕二營都督同知楊振宗為總兵官鎮守安慶

江北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追卹陣亡總兵猛如虎及故監軍
閔內道副使曹心明精瘁沒於綿州報可

壬戌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擬上 大行尊謚紹天繹道剛明恪恭
揆文奮武敦仁懋孝乾宗烈皇帝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
皇后蓋 列聖繼美謚踴幾徧廣參經史理無拘牽今烈之一字詢
謀僉同所未敢即妥者惟廟號閣臣弘圖恭擬曰思臣部則恭擬曰
乾 先帝十七年憂勤庶得自潛至元不失其正之義今併擬進呈
祈聖明裁定得旨 大行皇帝廟號思宗餘如議

撫寧侯朱國弼提督神威營護衛孝陵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相攻下撫按和解

大學士馬士英薦故光祿寺卿阮大鈺知兵臣部見闕右侍郎當赦其往罪許之命即冠帶陞見大鈺廢居金陵與誠意伯劉孔昭司業陳盟太監李承芳及士英相善士英起鳳督以大鈺略周延儒得之大鈺終以逆案格前殿爭因之士英乘高弘圖督漕出跡上即自擬旨
錢謙益為南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黃文煥為南京翰林院編脩張居簡討督師史可法奏諭高傑移駐瓜洲隨營移駐泗河法自入傑營諭之不聽傑盡奪其兵反見制蓋四鎮驕悍馬士英以夙交籠絡之可法故水火安得聽命一至揚州即困於傑後竭心調劑粗安

癸亥進趙光遠都督同知提督四川陝西總兵官

史可法奏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庭起自纍囚張鳳翔

袁繼咸馬士英起自成籍常吳姓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延

則過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勲臣殉國者誰劉孔昭何不思之張慎言

七旬冢鄉一舉吳姓便以為罪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南京工科都給事中李清請謚陶安方孝孺等蔣欽李應昇等從之

甲子吉王由子慈燧報吉王播遷而薨

惠王常潤寓肇慶

故光祿寺卿阮大鈺陞見備陳江防形勢并述前枉大學士馬士英言大鈺寬隔久矣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無指實大鈺曰今幸士英

申理即首輔高弘圖向見同朝亦知臣冤弘圖出曰阮大鍼所對兵
事臣不知兵故噤不一語若大鍼冤大鍼用則閹繫甚大先帝初
欽定逆案大鍼預焉臣非不知其才可用但無敢翻案倘果如士英
奏惟下廷臣集議以協公論以尊主權庶大鍼出山亦自光明上
是之士英曰滿朝俱東林把持一會議阮大鍼決不用且有何不光
明豈臣受賄耶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也大鍼之用何藉通賄臣請
會議正為大鍼地非沮之也臣性質直明知大鍼才而蔽之不忠也
明知大鍼頗窒碍而以士英故違其心不直也不忠不直安用臣為
士英加朝臣以把持昨張慎言薦吳姓陛見勲臣廷糾而止未嘗敢
把持也今大鍼不加推啟中旨之漸廢祖宗舊章故敢謬附他山

之石乃自為把持不亦過乎弘圖出上章引退不允

南京工部尚書程註致仕進太子太保

張獻忠進陷涪州至南川長壽

乙丑故貢士陽城張履旋贈河南道御史履旋崇禎壬午貢士賊入

晉偏試遂投崖死父南京吏部尚書慎言

劉澤清高傑共薦故總兵陳洪範命以原官駐瓜洲泰興

前戶部左侍郎吳履中逃至奏辦不納

監軍江北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奏皇上恭謁孝陵問懿文太子

陵親為展拜乞還懿文當日追尊故號祀之園陵配以建文帝

纂脩實錄贈謚遺忠其於輓近人心補救非淺上是之

丙寅南京吏部尚書張慎言罷進太子太保賜金幣慎言辭疾再四
有旨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以需召命蓋品望夙著為
南渡首登 上心枉之而無如勲臣何也尋寓宣城孤孫泰茹間閔
來侍歎曰祖孫相從足矣明年國亡慎言情鬱疽發背卒

江北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往淮揚調諭兵民元吉上言勵世磨
鈍首繫主術獻可替否全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
過任讓義責相資臣歷仕廿載屢經險難窺 先皇帝大度英武銳
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其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
議之塗大特也 先皇帝初懲逆璫用事力行寬大矣諸人徂之爭
意見之玄黃略網繆之桑土 入郊圻束手無策 先帝震怒宵旰

遂中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 新法備經舉行使在
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 氛如故寇禍
彌張十餘年以來 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諸臣復兢
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櫻 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
臣之孽每乘於 先帝之寬而 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
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山之詩曰或出入夙夜或靡事不為
言任議不均共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
事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輕重好伸其
言多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爭閫外之從違遥制使閫外從
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如昨歲

督師孫傳庭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則糧絕兵敗關一
不失形勢遂失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閣臣史可
法姜曰廣云爭撤閔寧吳三桂俾隨樞輔迎擊可以一勝、則都城
始固既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感地議之矣及賊勢薰灼
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國留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然已有邪妄議
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
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是當事者心怵無全利之
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重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筆鋒
必欲強人從我其末派之弊年來督撫更宜顯視苞苴封疆功罪悉
從節制禦寇實着概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塗太簡者

此也痛悼先帝遺徽慘極荼毒追原禍始不禁心酸故敢追究前
事之失以為後事之鑒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群工詩稱不兢
不練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為體嚴為用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
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鈎距索瘢者非嚴
寬嚴得濟任議乃合故念當事之艱險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呶
則批荅宜審群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於風影之談軍機變在斯須
勿使象指於雲臺之議惟盈庭無復聚訟權去而賄自清庶建閭不
事彌縫餉曾而兵可銳仍求於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効毋命
行間再踵藏垢邊才久借燃灰其自建牙以逮贊幕必才守並茂始
充斯選夫人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

種自能再劫取勝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

戶部侍郎張有譽始任

馬士英薦故吏部左侍郎張捷從之

丁卯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詹兆恒王孫蕃陳良弼各言欽定逆

案不當可翻阮大鍼不可用上大是之馬士英奏在兵言兵且引

疾有旨慰留之兆恒尋進欽定逆案原本

馬士英請申大逆之誅略曰身污偽命如光時亨力阻南遷身先迎

賊龔鼎孳降賊後每自言欲死小妾不許小妾所娶秦淮倡也他如

陳名夏項煜等不可枚舉又庶吉士周鍾勸進不已勸早定江南其

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魏忠賢門下同產弟周銓從弟周鑣均當從

坐 上從之有旨北京陷後多污偽命逆惡滔 神人共殛光時亨

龔鼎孳陳名夏項煜等并其餘從逆苟免諸臣科道官逐名嚴核具

奏士英與姜曰廣同年不相中時亨名夏俱出曰廣門借攻之事雖

公而意則私也

戊辰北京逃臣多上章自理通政司使劉士楨請令歸籍俟命從之

鳳泗總兵牟文綬奏臨淮兵民相持不解命萬元吉調輯

故四川知縣劉旋子綿曾奏臣父崇禎十一年殉難贈尚寶司

丞未領勅命乞補給下部察奏

故大學士劉一燝謚文端賀逢聖謚文忠各予祭墓立祠

己巳副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松

楚王 上中興議

高傑自入揚州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言聖諭郊祀時享諸禮詳開具冊臣謂如祈穀耕藉容有待大祀莫如郊社國初分祀十年後合祀嘉靖九年又分祀萬曆三年又合祀近又分祀矣今當刪繁就簡宜如國初合祀於孟春壬辛日歲一行有旨俟明年正月魯王以海泊京口命擇簡僻近地處之

南京吏部左侍郎呂大器言近年溫周拉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僨事中原陸沉 皇上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問遣借塗知兵而為鳳督哉乃挾重兵入朝醜顏政

地南國從來藹一峻發而殿陛暗啞叱詫藐至尊為贅旒矣逆案

一書 先帝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大鉞於尊前徑授司馬布立

私人越其杰楊文聰等有何勞績倏而尚書宮保倏而金吾世廕也

都督同知陳洪範入朝

撫寧侯朱國弼求戶部園暫作公署許之

庚午大學士姜曰廣言昨特翻逆案導內傳而廢會推最不可之大

者 先帝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鉄案為盛美 先帝害政亦間出而

以頻出中旨為亂階其內傳所得閣臣則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魏

藻德也所得部臣則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勳臣則李國楨也所得大

將則王樸倪寵輩也所得言官則史堃陳啟新也皆首排衆議簡自

中旨其後效亦可觀矣先帝既誤皇上豈堪再誤哉
釋鳳陽高墻罪宗三百四十餘人
鑄制誥之寶

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言熹廟時崔魏煽逆士大夫喪耻忘君幾
成苞蘖之固垂至先帝末載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
獻策以梯崇皆忠孝不明之深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
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鍼即行檄四方何以銷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
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一案可反崔魏亦可卹周鍾諸孽
皆可使之省過矣

國子典籍李模上言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安得以

定策為功鎮將事先帝非有桑榆之效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
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其何敢安臣不願見光復未臻而國
體先褻也

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奏臣曩在北都見司農不知天下錢糧之數司
馬不知天下兵馬之數大事糊塗所由壞也乞勅戶工二部各造一
簡明冊置几上量入為出

御史朱國昌劾山西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蹂躪欺飾且論其
撫湖廣山西種惡孽命御史驅逐削其籍景昌家雒陽上素聞

其橫又匿李建泰餉萬金
辛未清馳詔江南人曰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卹患者

鄰邦之義惟爾 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國永世宥民
代有哲王迄于末造吏偷民窮群盜滿野然 大行崇禎皇帝秉恭
儉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世替惟日不寧蠢茲逆賊李自成者狗盜
之雄鷓張獸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蹀血京師偏隕 皇
后焚燒宮寢淫毒縉紳以金銀為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
月無光我大清皇帝義切同仇恩深弔伐六師方整蟻聚忽奔斬馘
虜遺川盈谷量游魂西遁指日擒遺予用息馬燕京撫茲黎庶為爾
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欽謚曰 懷宗端皇帝陵曰思陵
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陵松柏弗樵惟爾率土
臣民所欲致情於 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由體斯誠有崇靡闕

宗藩之失職深離者為爾存卹士紳之忠節死難者為爾表揚輕刑
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
立用移我大清定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清萬邦非有富天
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勳舊大臣節鉞將
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
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耻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
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
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惇睦鄰之誼其有諒力不敵
北面歸誠者當各勦勦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餘賊用以自効無
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來歸之士蠲復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俟

後詔頒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屠肆跋扈之邪謀或
陽附本朝行草竊之奸宄斯皆民之蠱賊國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
即移師南討等彼鯨鯢必無遺種於戲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
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養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中書舍人華亭李
先是命司禮太監王肇基督催浙福金花銀肇基初名坤肆惡淮揚
大學士高弘圖以方爭既大鉞不便執奏因請自往督催且過肇基
極言東南民困肇基遂跡辭而止專責成撫按
叙濟寧擒斬偽官功以李允和為游擊將軍

蜀王至澍告急請濟師

命副總兵朱國重屯田四川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言閣臣高弘圖擬
先帝尊謚曰烈廟號曰思臣按謚法剛正曰烈有功安民秉德尊業
曰烈此無庸易矣獨思字有未安攷謚法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
外內思索曰思謀慮不愆念終如始曰思又追悔前過曰思則思固
美惡相兼之謚也歷覽四千載無以思謚天子獨宋高宗稱思陵漢
劉字劉荊魏曹植皆謚思王漢劉蒼劉中時皆謚思侯當時未嘗不
以為下謚也國朝弘治以來代王聰沐均王載風皆追謚曰思嘉靖
中秦府東川王秉樞謚思裕弘治中閣臣彭華謚文思則亦未嘗以
為美謚也今察上謚如文武成宣章光英教純仁孝獻睿哲莊敬貞
肅憲神穆昭顯燾景等外如昭臨四方思慮果遠獨見先識曰明純

行不爽安民法古曰定守禮執義曰端恭已正身曰清溫恭朝夕曰
恪制事合宜見義能終曰義今若廟號為烈則前數字似皆可謚也
此外執義揚善曰德通明曰聖厚於禮曰聖衆善播揚曰聖誠大行
受大名之義也乞下閣部詳酌再令諸臣集議取定聖裁禮部尚書
顧錫疇是日疏亦如之錫疇前擬廟號乾宗
壬申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言恢復大計必先從山東始薦巡按御史
王燮可任章下吏部
賜福建總兵官鄭芝龍蟒服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言祭告海嶽諸禮自請祭海
張獻忠順派犯重慶

癸酉馬士英言東平伯劉澤清報五月朔清令漢人削髮是彼未

知中國有主也宜遣文武二臣須詔北行安夷漢臣民之心

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引疾去吏科都給事中李沾誣大器定策有志
異初史可法馬士英手札至大器即徧傳諸臣無他端以忤士英懼
禍潛去

御史左光先言阮大鍼通魏忠賢養子傅應星殺臣兄光斗及魏大
中楊連今馬士英冒罪特舉明知舉朝無復罪之者皇上不改

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耶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署吏部

甲戌大學士姜曰廣言長江津渡處宜防當集舟師築臺分戍益

以閩浙之兵取給粵東之粟。上然之下操江臣候春秋大閱。東平伯劉澤清奏錢塘顧元齡選廣東陽春典史在京逃回云。皇太子卒亂軍中。永定二王於王府二條巷遇害。澤清請誅呂大器。謂起用王重又比雷祚演附吳姓也。又薦張棖、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及巡撫郭景昌、王永吉。巡按湖廣御史黃澍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同入朝。澍面糾大學士馬士英奸貪不法且訴且泣。上頷之。左顧高弘圖曰：黃澍言有理，卿其識之。命入御座前悉數其失。士英媿伏不能辨。志孔亦訐士英。太監韓贊周叱退。是夕贊周執志孔謂御史抗言是其職，非內臣事也。上私語贊周曰：馬士英宜自退。士英明日引疾，因大出金幣。

結從龍。壁閣張執中、田成等而瑞勢開矣。澍未及代意，覬開府而入。特寧南侯左良玉為援，故大言清君側之惡。利口捷給，出良玉手札示同官，又捐貲九萬助餉。云急公不顧其家，而澍本寒素，非世蓄也。所上中興八策，俱平。田成、張執中向。上泣曰：非馬公，皇上不得至此。若逐馬公，誰為任事者。上默然。田成即諭士英疾入直，隨有旨。何志孔本當重慶首輔，亟為求寬，具見雅度。乙亥，張獻忠衝佛圖閣破之，遂圍重慶。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奏恭迎聖母，遣官禮儀。又請建文帝景皇帝尊謚及復懿文皇太子舊稱。興宗、孝康皇帝及建文年號。上從之。按萬曆。復建文年號。錫疇再請，誤也。

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懋第以母死北京願同陳洪範北使之許
前兵部侍郎徐人龍自請除用
丙子故光祿寺卿阮大鈺再奏江防
史可法論舊輔吳姓功過原明
監國首詔云除封疆計典贖私不
准起用外臣原去之不知何故並入蓋可法出鎮懼馬士英發其私
札遜詞避咎非初意也

上御午門受俘磔武愔陳奇等於市愔涇陽人崇禎癸未進士
丁丑命平寇將軍都督同知鎮守甘肅總兵官李棲鳳西征
江北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奏塘報闖賊死未確今彼入秦更選
精壯其鋒必銳若出商漢則徑抵襄陽承天出豫宋則直窺江北恐

將士之在上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悉
弱其何以當此乞申諭中外大小臣工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
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務萃衆志以報大仇耳

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給空札百道時全陝俱陷趙光遠亦降初李
自成自井陘入故關吳三桂東返自成整兵而西至平陽分兵守山
西諸隘益發漢中兵西掠漢中自成起戍卒劉宗敏等皆鍛工屠人
不諳號令部伍自牛金星創制僭號群盜環聽已李岩李牟兄弟來
奔若本諸生知文墨拜制將軍稍嚴紀律人心傾向牛金星因忌岩
賊稱尊號將卒多據地雜坐不辨等威有戶部郎中吳篋降賊每呼
曰吳虎吳嘗掩口笑之李岩心輕自成及敗奔賊臣多亡去勢稍衰

河南山東多殺偽吏李岩等心知無成快、不得志適聞丁啟光盡
殺歸德諸偽官自成計所出李岩請兵二萬復下河南自成遂巡未
應既退密語金星曰李岩有梟雄之姿窮而歸我苟予以兵俾其得
志難制矣金星曰河南為三秦門戶晉楚屏藩在岩則故鄉也以大
兵予之舉中州之豪杰爭衡天下事未可知且又同姓十八小兒之
識彼嘗自負今聞河南變亂輒自請行意可知矣不若因而除之明
日自成發兵餞之遂殺岩及討北將軍李牟於席以其兵攻漢中拔
之趙光遠降

張獻忠陷重慶賊從佛圖閣轉角樓穴城根置砲、震如雷城頽賊
乘之入殺瑞王常浩及舊巡撫陳士奇等屠二萬七千餘人士奇恠

番失士卒心時帑金寄吏胥家四十二萬外尚不下十萬獻忠駐月
餘設偽官左輔右弼九卿文武等官大抵皆蜀人而舉胥諸生為多
又驅丁壯萬餘列耳鼻斷一手以徇各縣謂抗者如之能殺官紳封
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皆降遂合水陸之師趨成都
封常自俊襄衛伯世襲自俊特舊勞時入行宮都督不滿其意佯乞
歸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引 英宗北狩袁彬從亡為比沮之不得
改內官監曰朝殿定味燕早朝閣臣班列亞於國公餘不得並
駟馬都尉齊替元宣慰各藩
鳳陽守備太監谷國珍請兵餉勅印體統視總督行事國珍於閣臣
求勅稿自增入體統事時不能奪

戊寅定先帝廟號思宗大學士高弘圖言天子稱天以誅明非
臣子所得私也堯舜禹湯世稱美謚同天地不毀文王之文經天緯
地武王之武戡禍定亂自昔遺徽義有單複若必博涉衆派意該美
備則季孫行父可匹西伯寧俞遂擬世室矣謚以人重非謚能重人
容儀恭美魯昭公見刺於春秋而本朝以之尊仁廟非容儀恭美
之謂也且夸志多窮武亦有累愍民惠禮文非絕德而周家推美文
武歷代帝王多因之作美號本朝文武諸臣謚例由閣臣兩議各具
釋義請旨點定至閔及乘輿惟定議上裁事體各異書曰天降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先帝勤卹民隱懲貪錄庶屢詔蠲逋表章六子一
聞寇胡惻愴靡寧升遐之日猶念及百姓君師之盡先帝克盡無

荆川

憾臣故就謚法大省兆民曰思舉其鉅重若今昔諸臣有同斯謚意
或別議豈在兆民彭文憲之憲詎同憲廟王文成之成難例成
祖必引類苛指拘牽舊文則已論往代即本朝之二祖列宗俱可
得而再議也何止先帝為哉跡上仍稱思宗自勳臣逐冢宰後
訐尊謚薦舉條列不一劉孔昭覲入相而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
之龍東平伯劉澤清俱希爰立孔昭度其陰說揚言曰祖宗來詎
有此事雖止而勢燄已熾言事輒允中外奔走其門如市朝政紊
濁不顧也故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楊鶚浮海至懷遠侯常薦之命預會
推

巡漕御史白抱一奏古今否泰之故不過視其君臣上下之交而已
上下交而志同則泰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則否先帝以堯舜之資
皇、求治而邁變若此徒以上下之交不孚群臣各為心遂負先
帝萬死莫贖今觀廟堂之上意見未免互敵牙齧之臣忠勇未聞敵
愾以此而望佐成中興之業庸可冀乎夫意見所以不平者大都從
一官起見即今陷賊諸臣官爵非不尊也大勢一去如繫囚虜如縛
雞豚此豈獨陷賊諸臣之耻而苟偷視息於舊京遂謂一官長保尚
欲爭之不置也忠勇所以不奮者大率以安頓家屬為名右稱將受
命之日則忘其家田單之妻妾編於行伍李光弼之家屬閉置寺中
積薪圍之時獨非人臣子且家莫富於燕都前此之河山帶礪者安

在諸將能殺賊則隨地為家各戰其地分茅土而胙之可也不能殺
賊又何地可家而必與編氓爭此一塊土各求分汛也諸臣非不明
而熟於計然一似夢嚙不醒者獨以大義未明耳春秋之義大報仇
而重雪耻今日君臣一體文武一心精神盡用之於討賊此賊一日
不滅固所謂終天之痛也不共戴天之恨也向踐會稽之樓君臣卧
薪嘗膽者二十年晉敗齊師於鞏齊頃公七年之間未嘗飲酒食肉
況今日之仇耻有百十倍焉者乎我皇上斯干未築椒寢未繁誓
御未備飲食服御過為挹損大仇未復一語天地神人共為慘烈乃
諸臣一似未嘗有此志也諸臣不嘗速事先帝乎先帝之龍髯
未歸橋山中宮血胤甘蹈白刃一念及此而煌、蟒玉赫、龍章

反因以為利能即安乎恐未可以正告天下也臣以為皇工之緒承大統與漢文之起自代藩世廟之興於楚甸微有不同何也仇耻未有若今日者也今必滅流誘弊如少康殲除銅馬赤眉若光武而後聲靈與二祖同符作求為列宗所鑒臣以為一切追崇之典宜行於奠安梓宮脩復陵廟之後而凡優卹赦宥之詔不妨先以及民至若加恩進秩諸臣皆未可遽受也然後天下曉然知大義所在凡我皇上所以君臨天下者原是敷憂多難履危涉險未嘗有利天下之心而諸臣敢恤其私又何以對天下後世乎忠孝所倡士氣百倍精誠所孚豚魚可格而從前積習有不灑然易慮者哉臣知賊不足平行特為宗社無疆之慶矣

己卯巡視

御史朱國昌奏東洋有騎數百驅居民稱奉命打糧

龍潭把總王

不能拒反饋以酒食輦穀之下不宜有此

濟寧回兵朱繼宗復殺所署副總兵楊樸自為總兵與李允和共事

辛巳命

王俞謹

馬直賚詔北方

禮部奏唐王

殉難

忻城伯趙之龍薦把總黃家萬為南京鴻臚寺少卿家萬故序班棄之改武弁至是賂進序班高夢箕揭爭之不聽

徐石麒為南京吏部尚書何應瑞為工部尚書張有譽為吏部右侍郎徐人龍為兵部右侍郎王心一為刑部右侍郎王燮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大學士馬士英在告薦故大學士謝陞故吏部左侍郎張捷兵部尚書張國維薦吳人蔣若來

鎮江兵亂總兵于永綬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以史可法調駐京口浙江都司黃之奎亦駐鎮江兩軍瓜爭而閩焚東民門舍殺千餘人浙營兵李大開創死可法聞之誅戎首徙各將於儀真

壬午何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可昌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故大學士謝陞進上柱國少師前御史盧世濯進工部右侍郎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黎玉田進兵部尚書及

寺卿擇地並充山陵使往北祭奠先帝后史可法奏揚州已安特獎慰之

國子生平湖陸濬源奏故兵部員外郎兄澄源冤陷語率國本三案

支離不倫通政司使劉士禎啟奏命下刑部

安撫蘇松常鎮御史祁彪佳請留漕米十萬石駐鎮江從之

癸未故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故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贈尚書謚文

介故少詹事姚希孟謚文毅故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故大

學士溫體仁奪謚以禮部尚書顧錫疇言體仁貽毒深遠也

甲申總兵黃斌卿防禦京口丘磊鎮守山東

御史宗敦一為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故吏部郎中程良籌贈光祿寺少卿故

府故楊之金贈教授合祀義烈祠

司禮太監韓贊周引疾 上慰留之從龍幸闕張執中田成等方被
寵任狎飲無節贊周雖嚴正見憚勢不能奪時退而深涕

大清 易朝 太廟主奉 高皇帝主於歷代帝王廟

乙酉趣陳洪範左懋第北使

給募兵御史陳蓋令牌

大清 命李建泰招諭凌駟授巡撫駟陽受之以聞

大清 命固山額真同平西王吳三桂下山東王鰲永總督山東方大

猷監軍署巡撫事

七月丙戌朔南京吏部文選員外郎倪嘉慶改南京戶科給事中是日
戶部右侍郎張有譽召見言國用之匱 上顧高弘圖曰卿前止催

金花銀何也對曰戶部止一有譽臣請舉一人佐之吏部即倪嘉慶
曾任計曹極知源委如改戶科以佐有譽庶事易集 上從之仍支
從五品俸

故河南道御史王章謚忠烈故翰林院簡討汪偉謚文烈故

總兵官杜松謚武壯

命崇王二子慈暉慈 僑居台處

大清 檄下青州東昌臨清皆降石漢至德州張鳳翔棄東昌來奔

丁亥訪邊才

起陳龍正南京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張采儀制司主事

故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盧象升贈尚書謚忠烈

建寧知縣蔣榮自請勤王進所造火器巡按御史陸清源以聞
戊子吏科給事中章正宸言兩月以來文吏錫鞶矣不聞獻賦武臣
私鬪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遜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踞
宮闕動搖山東當國大臣但紹述陋說損威屈體隳天下忠義之氣
臣竊羞之

上聞建南窺命史可法鼓厲四鎮扼防江淮

命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同寧南侯左良玉規復承天襄陽

己丑前大學士孔貞運卒貞運字開仲句容籍撫州所建德人萬曆
己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歷吏部侍郎崇禎丙子六月進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一月進太子太保丁丑主禮闈二月進文淵

閣大學士戊寅四月首輔六月休致己卯六月存問卒贈少保謚文
忠

大清以馮銓李建泰謝陞並為內院大學士

庚寅前大學士蔣德璟上中興三策許致仕

張維機楊汝成自北京至

張元始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增鳳陽守備太監護衛五千人

都督同知金聲桓駐防淮揚

進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
務兵部職方郎中馮紹愉進太僕寺少卿都督同知陳洪範進太子

太傅紹愉奏往使瀋陽曰入杏山解寧遠圍昇至瀋陽議撫賞舊例仍減往額四十七萬金歸奏先帝命故輔周延儒具書遣大臣偕往延儒畏言路紛紛伏地不應款局遂格

命考選官減俸行取

祁彪佳薦黃斌卿總兵鎮江

故江寧知縣楊文聰自薦邊才馬士英甥壻也

辛卯上面諭北使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禮部尚書顧錫疇呈祭

告梓宮文及通清御書頒臣民聖諭吳三桂等誥券

命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迎恪恭貞壽皇太后先是馬士英報

聖母匿河南郭家寨有常守義悉之奉迎當畧高傑所部叅將王之

綱嘗招撫李際遇又兵部主事王真卿聯絡河南各山寨可密諭史

可法以二人同內官往令際遇具舟於河護至徐州始備儀衛從之

談遷曰今春自懷慶南渡非雒陽寇陷之日也意聖母先迎養

何至相失其事殆不可解雖白龍魚服脫路民間而帝之敵屢

其親無待已酉五月矣其所厚者薄他又何顧焉

張鳳翔貽總兵丘磊書止其北行

壬辰惠王桂王駐廣西魯王崇王駐浙東

汰武官札委止許樞督撫鎮

故吏部右侍郎葉盛贈尚書故吏部尚書羅欽順裔孫補廕入國子

監

賑淮揚難民

癸巳劉之渤為南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范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命刑部定從逆諸臣罪倣唐六等法

御史米壽圖巡按四川

李之椿補南京光祿寺丞

甲午給山東撫鎮十萬金資餉

加河南降盜李際遇劉洪起總兵官防禦河南

青浦知縣孟津陳熾奏崇禎十四年正月維陽失守臣舟迎聖駕於

陳家河北渡黃河進麥餅再渡夾河駐孫家灘賊不及追臣夜進粥

凌晨送駕今年三月二十五日臣謁淮安面諭舊勞臣且感且媿謹陳中興大務四事敬天以收人心法祖以貽久安用人以為股肱進講以御經筵倘蒙面對少進愚悃

乙未試神器

定京營之制如北京杜弘域楊御蕃年文綬補三大營總兵官

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栢永馥聽督輔題用

募兵雲南御史陳蓋給三萬金資餉

丙申真定知府丘茂華脫身南歸上章自劾稱効死固守不從胡寇

命禮官中元節祭恭皇帝陵

丁酉史可法叙山東倡義諸臣張鳳翔等命次第擢用

嚴六曹註銷法

都督杜文煥領巡邏巡捕二營

戎戎撫寧侯朱國弼以會推冢臣不預言會典推閣部當同五府

上詰其何據時勲臣妄撓銓政

賊出關自洛陽攻密縣李際遇小寨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胡馬南來廟議定遣何官用何勅辦何銀幣

派何儻從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敵至河上後遣不中國無人而

北伐無望耶

己亥南京兵職部方員外郎李向中奏荆襄連設重鎮募兵措餉據

其上游與淮鳳犄角使賊不突漢黃庶可保障江南也并留巡撫何

騰蛟母移鎮

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言臣銜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夫河北則山

東北直也關東則遼東矣遼東久屬建北直今全陷山東雖殺偽

官多賊聞膠州被圍賊至十餘萬經理實有封疆之責而往議金繒

歲幣之事名實相乖此銜之當議也馬紹愉昔往款虜國御史陸

清源糾之其通臣誠不知但聞其所許金十萬銀百二十萬逢人

頌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章丘宸補南京吏科都給事中

庚子上萬壽節受賀於武英殿

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入朝授道試監察御史巡按河南

總督川貴改巡撫貴州巡撫偏沅改總督川貴雲廣駐荆襄
都督同知鎮守浙江總兵官王之仁奏開屯大榭金塘等山章下所
司金塘大榭直定海縣南環海中舊昌國縣之金塘鄉也國初湯和
虛其地萬曆元年巡撫委寧波同知段孟賢丈計金塘大榭共田蕩
三萬餘畝前御史李邦華浙江總兵劉鎮藩各奏開墾許之不果行
補謚國初功臣都指揮使馮國用謚武翼總管丁德興謚武襄德慶
侯廖永忠謚武勇定遠侯王弼謚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謚武愍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行徵辟令撫按司道及京堂科道不拘資格
各舉一人送京赴臣軍前酌補西北守令如江北山東河南能保護
服民者即本土亦權宜錄用

辛丑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之任

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勲臣商確
一各部行政必勲臣面定一皇上圖治必勲臣召對

壬寅史可法奏丘茂華北來稱吳三桂兵次慶都立大清順治元年
旗迫人削髮則三桂之無意本朝可見矣

南京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糾莊應會督漕狼藉

癸卯故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故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蔡懋德謚

忠愍

南京禮部尚書顧錫疇奉命祀東海右侍郎管紹寧署部事

賊偽檄至東昌聲言兵二十萬由曹縣至金鄉

甲辰叅將夏有光偵賊至臺兒莊知李自成在平陽整兵濟河而南
盡徙太原潞安縉紳於長安
補謚國初穎國公傅友德曰武靖宋國公馮勝曰武壯御史中丞章
溢曰莊敏太子正字桂彥良曰敬裕
乙巳奪故大學士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及總督尚書熊文燦官廕
御史鄭友仁奏體仁國觀悞國之罪大學士王鐸擬旨削之
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請設江南餉司下部議
李自成遣偽都督馬科下保寧
丙午太子太傅左都督陳洪範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南京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左懋第北行賜懋第千金前收水師四百另

餉二萬又兼經理糧餉銜

興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等劾左都御史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
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請付臣僚之軍
前有旨憲臣生平原以議論取重姑不問則馬士英所擬也劾章出
劉澤清列借高傑黃得功左良玉劉良佐等名澤清以稿示傑、驚
曰吾輩武人乃預朝中事予得功聞之奏辨臣實不預士英屏其奏
史可法以所劾詢四鎮皆云不知可法遂言前奏乃黎丘之巧溷劉
澤清又上章攻可法謂跡實其所上因可法偶問故偶混之至尊之
前倏偽倏真而士英方快於逐劉宗周姜曰廣不復顧大柄之委去
也

南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上言銓政曰名器宜慎定策者既懋厥賞其餘人自請叙十倍增官輦金不足供刻印寧免瓜菓之誚曰職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有薦拔有奏乞冢臣所職幾何曰封疆宜肅文武共寄封疆不斬悞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曰廢官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累之起廢不自靜聽豈不聞罷吏不入國門乎

清 索沂州戶冊

國初都察院左都御史唐鐸謚敬安行在吏部尚書劉崧謚恭介東莞伯何真謚恭靖平遥訓導葉居升謚忠愍丁未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奏麻城劣生周文江為張獻忠兵部尚書

引賊破省有錦衣衛左都督劉僑託文江進美妾玉杯古玩數萬金於獻忠拜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削髮私遁尋送赤金三千女樂十二人於馬士英今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洵幾亂僑獻銀三千助軍臣批從之陽還武昌黃鼎代解千金玉帶二珠冠一臣批令變價濟餉收支皆有司存可據也李自成偽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兵部職方主事命標將張成初擊之戰於桃園賊潰追斬朝臣戊申南京刑部右侍郎賀世壽請會議故大學士周延儒贓案上以定自先帝仍如故朱國弼劉澤清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餉

已酉劉孔昭薦循良卓異內馮大任即戶科所劾賍私狼戾者
庚戌南京戶部尚書周堪廢久不至 上傳戶部右侍郎張有譽為
尚書以召對簡切特用之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執奏中旨不可開
繳還御札於是大學士高弘圖曰六部有執奏六科有封駁而閣臣
職在輔弼謂之政本遇有傳奉於 祖宗成憲宜爭者輒為封還蓋
美歸人主而臣下無其名凡此則閣臣得職治象也否則閣臣 職
亂象也今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臣等相顧低回者久之謂六卿
之長不經會推而出自傳陞閣中宜有一奏祇緣有譽真品真才非
由他途以進 陛下知人善任臣等急於將順竟少一執爭致科臣
章正宸封還御札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在科臣為循職在臣等誠無

辭失職之咎今日進一張有譽舉朝以為是宜進也猶煩科道爭之
設他日更進一非張有譽者舉朝以為是不宜進也其起而爭之者
恐又不獨一科臣矣由後追令臣等益無所逃責則中興諸臣如章
正宸者臣等實不能無媿乞天語褒嘉正宸以為科臣守成憲得言
責之勸所奉聖諭恭繳御前仍下吏部循故事推正陪祈簡用科臣
一舉而主聖臣直新政之光孰逾於此 上不聽張有譽清勤敏慎
於時有稱正宸恐阮大鍼藉口故力杜之
劉孔昭薦錢位坤曾經吳三桂收用忠實可信長安所刻國變錄為
奸徒借題害人不止龔彝受屈也請亟收用位坤
辛亥以涂仲吉朱永明為南京翰林院待詔仲吉永明皆救黃道周

瀕死

杜文煥提督巡捕營

先是南昌宗貢生朱統鏞誣奏大學士姜曰廣貪賄淫酒當定策告廟時違、不至顯有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蓋馬士英忌可法名重欲借定策擠之而已專其功又阮大鍼憾諸公次骨草奏託統鏞上之高弘圖擬旨究治統鏞青改票至再是日召閣臣入上厲聲曰統鏞我一家何重擬也因歷責弘圖如止催金花銀請召還史可法等事弘圖抗辨王鐸亦旁助之馬士英獨默上立命改票士英擬入明日弘圖補奏且乞休始不自奏矣可法初困於高傑儀從散落弘圖欲召還而士英以奪其本兵故陰構之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周一敬請表故貢士張世偉顧雲鴻遺行以風世從之

壬子諭廷臣和衷集事息兢圖功列頸之交托忘庶蘭同車之雅嫌

泯復恂朝廷以此望諸臣諸臣以此體朝廷德意君臣之間禮全終

始否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

大學士高弘圖請選婚從之

命經筵擇吉暫開於武英殿魏國公徐弘基知經筵事大學士高弘

圖姜曰廣馬士英王鐸俱同知經筵事禮部尚書錢謙益右侍郎管

紹寧詹事陳盟充講官翰林院編脩張居充展書時高弘圖請開經

筵置日講從之

南京戶科給事中熊汝霖言時政忤旨奪歲俸

大學士高弘圖姜曰廣各屢引疾馬士英專柄醜正崇諛漸進其私人四鎮連於外勲閣附於內樹黨招賄上益淫酒輒免朝

乙卯劉澤清奏獲封故都督吳襄使三桂知感劉孔昭奏三桂父子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本朝而勲鎮兢獎之不置

是月李自成大封賊黨開國大軍師宋獻策 侯田見秀 侯

李過 侯天祐閣大學士牛金星 伯餘提督四路戎馬唐啟

原權將軍劉崇文正監軍戈寶毅將軍馮岳左監軍王年銳將軍容

天成右監軍王賈果將軍栢止善左右先鋒苗人鳳祖有光龍護將

軍王時清豹略將軍張澤前先鋒黃無昏龍廳將軍顧永壓隊大將

軍朱浦迅將軍吳風典征西將軍李承元右擊將軍趙禮協贊將軍

孫世康鎮東將軍陳泯虎賁將軍苗之秀圖南將軍張霖等封賞有

差改秦邸為正朝秦邸前石坊自倒又大樹二俱斃圍一折枝一中

斷人咸異之

八月丙辰朔 上受朝諭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校緝事

巳刻日食

張獻忠兵抵順慶降之

丁巳光祿寺少卿沈廷揚奉命海運米十萬石餉吳三桂道梗不可

行廷揚請止之不聽

戊午楊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貴湖廣廣西

軍務

王廷垣管紹寧為南京禮部左右侍郎易應昌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熊維典為刑科都給事中
南京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安內始可攘外省事始可薦官乞減監司以重郡守之權 上是之

御史朱國昌言往者賊入燕都自閣部以至庶僚有不叩首賊廷者手及賊去又藏頭搖面駕言不屈潛踪覓錢冀燃死灰如梁兆陽何瑞徵等萬口唾罵至劉大鞏等耻心蕩然當與周鍾輩並行正法者也
已未賀世壽為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倉場

東寧伯焦夢熊請卹殉難勲臣之後從之其遺失誥券許補給

庚申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薦前總督朱大典王永吉有旨永吉身任督師致北都淪陷朱大典贓私狼籍先帝嚴追未結何得朦朧推舉馬士英以賄不至故擬責尋賄至仍擢用之

張獻忠進兵圍成都

辛酉叙翼戴功進史可法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弘圖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姜曰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鐸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並蔭中書舍人
起丁魁楚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河南軍務兼巡撫承天德安襄陽

命魏國公徐弘基大學士高弘圖江北迎 皇太后

復陳于鼎劉同升南京翰林院脩撰陳之遴趙士春編脩

張作楫為南京光祿寺少卿

南京刑科給事中袁彭年言設廠衛緝事非興朝所宜工以狂悖

沽名鑄三級謫浙江按察司始磨彭年又言偽吏政府侍郎喻上猷

開薦荊州紳衿江陵貢士陳萬策李開先義不污偽命萬策自經開

先觸墻死

壬戌命寧南侯左良玉鎮武昌圖恢復進左夢唐惠登相毛顯文都

督僉事總兵官盧鼎李國英都督僉事署總兵官

許深寓江南諸生充貢

癸亥諭戶部以前差內臣催省直軍餉并內庫錢糧因輔臣高弘圖

科臣羅萬象請止今需用甚亟該部再嚴催限一月全輸

南京刑部尚書解學龍右侍郎賀世壽等奏從逆罪案以何瑞徵楊

觀光張若麒方大猷党崇雅熊文舉龔鼎尊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

徐必泓劉漢儒薛所蘊衛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孫

襄身陷 廷或不志本朝俟二三年後定奪今定第一等甘心從賊

宜磔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

楊正休劉世芳第二等長繫秋決光時亨鞏炳周鍾方允昌第三等

宜絞擬贖陳名夏楊枝起王承魯冒毓宗何胤光項煜慶國遴第四

等宜戍擬贖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郭萬象裴希度申芝芳金

汝礪張懋爵吳達原黃經祖楊廷鑑第五等宜徒擬贖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沅呂兆龍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第六等宜杖擬贖潘同春王子曜周壽明白列星李泰來張琦餘存疑另議則翁元益等二十八人吳家周魏學漁已故不論有首賊領兵獻策明擊謀危社稷即在庶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第二第四五品科堂及科道翰林侍從之臣受賊偽命並守巡等官而降豈可止於一絀庶官偽命及封疆大吏巡方司道間變倡逃罪豈止於沅戍獻女獻婢受選者罪豈止於一狹其更議之甲子南京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為南京太常寺少卿貢士李遽為南京兵部職方主事

前巡按山東御史余日新聞變先逃削其籍

逮降賊平陽知府張嶙然戶部左侍郎党崇雅國子祭酒薛所蘊宥方拱乾衛胤文等從尚書司卿程正揆之言

張獻忠陷成都蜀王至澍投井死巡撫四川右金都御史龍文光及司道成都知縣太倉吳繼善等死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盡僇之已懸榜試士伏兵擊殺數千人咸挾管握冊以就死又大殺蜀人成都重慶叙夔數千里無人跡

彭孫貽曰張獻忠之殘暴不亞於自成乃其屯於舒城也牛酒以結廬人困於巫夔也原賄以賂蜀人彼豈暴於今而仁於昔哉猛獸之罹於機也卑身弭耳以擾於人逮決躡以走而肆攫也彌甚

甚哉蜀人之愚也嗣昌困賊於困谷斬山墜隘斷其鹽蜀不一月而僵仆填谷矣獻忠既滅合秦蜀楚豫邊鎮左帥之兵以扼自成自成雖破南陽其衆未集不難撲滅也蜀人情客兵之掠不告賊所在縱獻忠以出硤涿毒荆襄潰裂海宇乘虛入蜀土無噍類矣蜀人縱賊而適以自屠豈不哀哉

吳偉業曰常夫燕京已沒吳志行慟哭上書即蜀邸亦心動而又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門夔峽諸險皆已失守而後驅數千之衆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寇雖智勇無所施護親藩竄山谷屏跡蠻獠間可以圖全而志行喋血自誓與此城為存亡終至骨肉道醢妻兒橫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吳繼善崇禎庚午貢士

談遷曰諸藩稱最富為秦蜀周楚二寇方熾秦楚俱陷蜀在天末得控其背倘鑒目前之劇禍傾帑享士號召鄉勇乘城固守獻忠雖強未易夕下也諸王並生長天宮愚不習事國運告移闔宮待盡而已或曰制於監司勢不克展奈何噫誠有殉國之志決命反首以赴之文武諸大吏豈能拘往跡以繩之哉今文武諸大吏則中惘也諸王則耽擻也末涿漸微相沿就涸吾於蜀倍有感焉

乙丑徐一範為南京鴻臚寺卿

南京吏部以四川道遠自監司守令各選數人隨巡按御史米壽圖量才署置從之

丙寅南京工科給事中馬嘉植言時政工切責之

南京戶科給事中熊維典言魏國公徐洪基特薦張捷亦見勲臣勤於薦吏至朱統鏞特參姜曰廣污及家庭曖昧如此不敢朝廷設立言官何為也

進張天福副總兵防守淮安

故邵武知縣趙林翹賂吏部主事繆沅御史金汝礪求復官值

變青償而閩安撫御史左光先奏其事俱逮之

戶部尚書張有譽言湖廣殘困命免今年田租

丁卯皇太后至自河南入儀鳳門辰刻上迎於午門

戊辰進東寧伯焦夢熊太師

已巳諭戶兵工三部太后光臨限三日搜括萬金備犒

劉良佐移鎮壽州

庚午馬士英薦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造船

夜月食

辛未南京御用監諸進朝請給工料龍鳳牀座等器飾并宮殿陳設

金玉各項約數十萬金工部何應瑞苦力糾懇崇節儉

壬申起越其杰南京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轄穎毫樊一衛為南

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陝西其杰婦馬士英姊也

前監軍僉事罷閑僑居金陵

練國事為南京兵部左侍郎添設朱之臣為刑部左侍郎劉士楨為

工部右侍郎陶精齡為尚寶司卿兵部主事凌駟為東昌兵備

僉事

起文安之南京庶事

南京工部左侍郎高倬言在署辦事光祿寺開器皿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費六千八百六十餘金厨役衣帽料銀九百四十餘金今寇

胡方張索械餉輒十萬計將何支望 皇上一熟籌也

故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以監生陸濬源奏辨凡澄源牽引三案且

詆及臣夫當日諸臣以翊戴 光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翊戴 皇上

為正均從倫序起見耳 光廟母子無間 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

疑而小人無端假手於濬源 先帝久任溫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

榮死寵竊謚文忠 皇上追削萬口稱快濬源乃頌其平章之功甚

矣若輩之敢於黨奸欺上也

癸酉故浙江叅政楊師孔贈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詹子入國子監師孔嘗授翰林待詔侍先福恭王馬士英以師孔姻

舊追卹優渥

南京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

物陛下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

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

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子龍尋省葬

南京刑科都給事中熊維典言臣觀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可穩兵

餉戰守改為異同恩怨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勳臣繼以方鎮惟筆右

之是爭真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疎賤而參宰輔飛章告密
端自此始厥衛之害橫者樹威黜者牟利人、可為叛逆事、可作
營求 先帝十七年憂勤止厥衛一節未免結怨 先帝厚待宗藩
而聞先逝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 先帝隆重武臣而死
綏敵愾十無二三叛降跋扈肩背相望 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
卒徒為寇藉 先帝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及今踵之尤
甚於舊臣誠不知何說也

甲戌脩西宮園居皇太后

安撫浙江御史左光先報土盜勾連逃兵義烏東陽許都餘黨復亂

許周王世子紹 寓蘓州

乙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合奏大學士姜曰廣都察院左都
御史劉宗周謀危社稷 上不問

太監孫象賢至自北京命留用

丙子宗貢生朱統鏞又誣奏姜曰廣及守制武定道僉事雷演祚禮
部員外郎周鑣工部右侍郎陳必謙庶吉士周鍾等有旨祚演鏞必
謙鍾奪秩下刑部獄初演祚憂居金陵聞變私議及潞王詹事姜曰
廣雖座師叱其邪說令反誣曰廣以陰陷史可法也周鑣矜倨嘗輕
阮大鍼大鍼最銜之陳必謙北轉邑人錢謙益求復官未遂令入京
首詆之結懽馬士英同諸勲貴專言定策意遂高弘圖姜曰廣代之
而謙益先入金陵亦謀迎潞王又心昧之矣馬士英立心疎濶原無

意殺人故未遽興大獄而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擁立二
心為自然擁立懷二心者不過錢謙益雷演祚劉履丁等數人與諸
臣何預而欲一網及之也

中旨補張棧為南京吏部左侍郎

丁丑桂府安仁王由櫻訴寶冊被劫出奔

封鄒存義大興伯存義為皇太后弟原儀衛司正千戶東城兵馬

司指揮帶俸

山東兵備僉事凌駟改浙江道御史巡按山東給空札一百量才補

官駟在臨清陽事建馳奏亟乘機恢復

道封吳襄遼國公謚忠壯祭十六壇

增安慶舟師五千

諭兵部叙迎慈鑾功

南京戶科都給事中羅萬象省葬

戊寅趣巡撫山東王燮總兵丘磊之任進磊都督同知竟徘徊淮上

不行

進士王曰俞請復長洲諸生許琰

諭戶部遣司官察各省稅糧自十五年始

已卯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故福府長

史黃秉石贈少詹事廕子入國子監

大學士高弘圖工部尚書何應瑞等乞宥罪督王永吉仍任山東從

之馬士英言法不可原不聽
王濬為南京右通政路進為浙江按察使

庚辰 皇太后諭禮部曰 皇帝憂勤萬幾中宮久虛坤位需賢襄
化源於垂裳閨門協和綏定萬邦在昨在旁潔豆邁以事先廟社稷
之贊也且早兆熊祥以錫羨於無疆其無乃不僮鷄鳴視朝之警乎
爾禮部其廣選淑女德宜閒靜布大命於遐邇卜 擇吉俟 月日
會同閣臣司禮監韓贊周迓禧以告天地山川之神大婚維敬筐篚
九十爾其慎承儀典固有故懈以光昭於天之集忱榮懷於邦亦惟
皇帝齊治之慶欽哉

高倬為南京刑部左侍郎王心一為工部右侍郎補馬兆羲禮科給

快、臣不能隨輔臣亟於一渡也今敵已入臨清合兵南下賊已道
雒陽攻密縣如此光景敵不至河寇不至江不止也

鎮守福建都督同知總兵官鄭芝龍封南安伯

授康永寧都督僉事世錦衣衛千戶

郭維經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志道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申
紹芳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餉江北沈猶龍為南京
兵部右侍郎添設瞿式耜為應天府丞

前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應熊兼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軍
務開府於遵義

許前巡撫承天德安漢陽王揚基巡撫偏沅湖北湖南李乾德赴督

輔王應熊行營任事

南京禮科給事中張希夏言近日文武薦舉冒濫命禁之

甲申賜王應熊尚方劔便宜行事給餉三萬金付巡撫范鏞携往

乙酉奉使兵部左侍郎左懋第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議時

吏民人自為守撫鎮不至無所稟承清人傳檄責郡縣獻籍漸奉導

依識者惜之

吏部覆故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蔡懋德贈廕有旨懋德身任封疆

縱賊渡河禍延君父死何塞責且太原未聞十日之守豈有糧盡援

絕之事前議謚欺狗贈官廕子還確議具奏

吏部請復故刑部司官張名錄劉沂從之除名錄沂以姜埰熊開元事

事中成勇浙江道御史來方煒吏部稽勲司員外郎

辛巳妣思孝為南京大理寺左少卿補李長春李模楊一雋張瑄胡

廣河南雲南貴州道御史

通政司使劉士楨引疾去

陝西道御史王孫蕃劾簡討方以智劉世芳北京逃歸復撰偽書願

倒是非命逮下法司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奏臣皇、渡江豈真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

鎮豈直江北數郡哉四鎮豈以江北數州為子孫業哉高傑言進取

開歸直揚閩雒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幾月矣寧有不食之卒

可以殺賊子臣子慘遭國難何暇計此一官陋晉宋之偏安不在空

言貴有濟也

故河南道御史王章贈大理寺卿

壬午吏部推太常寺少卿李沾通政司使有旨李沾另擢

安撫浙江御史左光先請存問前大學士錢士升吏部尚書商周祚

從之

命丁魁楚整兵剿寇勿分楚豫其承天德安巡撫事俱歸何騰蛟

癸未錢元愨為南京尚寶司少卿王之晉為南京兵科左給事中

安撫浙江御史左光先薦舉地方人才太濫以市恩責之

東平伯劉澤清奏進取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儲數十萬之餉備馬十

餘萬整頓器械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恐姜曰廣劉宗周不得黨勝為

安遠侯柳祚昌薦阮大鍼從之即添注兵部右侍郎群臣不得仍前
把持

太監蘓養性自請催金花銀命俟之

許四川解黃連間歲折進

進田仰南京兵部尚書詹錦衣衛指揮僉事追論先年貴州桃紅壩

功

是月陳洪範左懋第次滄州遣副總兵何先欽吳三桂誥券述

使指三桂不發達於攝政王王召見於南城責來聘之遲對以江南

道遠事不先聞明日謁三桂進誥券不視賚還

四川猺賊五萬降於張獻忠

四川總領王萬全奏請

查該省先開開田三畝並請各不賦膏

如計三畝不為查分畝地王王召見於南地膏夫與之

其月刺共強以懲等夫食地並圖路其何 夫地三畝請各

叶

查田四畝其時尚書蘇蘇亦備計縣食車並命夫羊膏

指四川籍黃重間為也並 司少領王之普為

大溫蘇養地自請計金外雖命新之

叶

其地新地并昌蘇計大地地之明蘇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六代十九年

六代十九年

書